

新儒林外史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小說會
新儒林外史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遊西湖酒館點名肴 | 缺東風軍師施妙計 |
| 第二回 | 大出醜辛智華解圍 | 小驚慌錢紹珉失袋 |
| 第三回 | 竊玉壚頭老奴造孽 | 摸金匱底浪子迷魂 |
| 第四回 | 吐氣揚眉新猷乍展 | 翻箱倒篋舊調重彈 |
| 第五回 | 趙默子挨餓候佳期 | 李勇士裸身參盛會 |
| 第六回 | 幾樁條件一概應承 | 三日自由大家拚命 |
| 第七回 | 有意開籠闍奴遁跡 | 無心入阱視學施威 |
| 第八回 | 難下臺倒串三花臉 | 眞上勁重啣獨韻腔 |
| 第九回 | 逃考試醞釀小風潮 | 遭訓斥鼓吹大革命 |
| 第十回 | 西裝破碎校長無顏 | 東道調停學監多智 |

新儒林外史 目次

二

第十一回

魏先生巧平衆怒

俠少年代打官司

第十二回

臚語樽前可人期合

薄遊湖上野史收場

社會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一回 遊西湖酒館點名肴 缺東風軍師施妙計

却說清朝乾嘉時候有一位吳敏軒先生曾經編了一部小說叫做儒林外史這書雖然述的是明朝的故事其實把他同時的許多文人學士多隱託在裏面并且還寫得神情活現祇要略知清代掌故的人都能够按圖索驥一個個找出他的真名姓來至於他描寫那些書獃子的去處用筆却非常深沈渾厚真所謂含毫逸然婉而多諷他自己雖沒有一句按語讀的人却早已是忍俊不禁了所以這部書的價值也不在水滸紅樓之下在下幸而生在一個現在的時代更大幸而爲現在時代的一個學界中人眼瞧着這許多簇新簇新的大人物天天忙着解放改造破壞建設忙的連喘氣的工夫都捨不得那千奇百怪的事兒把在下瞧得眼花了震得耳朵也聾了只好抱着一枝秃筆把他一齊寫下來不管他做的好不好總算是一部現在的儒林外史所以就叫做新儒林外史了閒話不談言歸正傳却說一個時候正是四月裏的天氣那杭州西湖邊上一行行的楊柳綠的好像蓋着一個大紗罩湖裏的水靜蕩蕩的流來流去映出一片山光雲影也只和幾十年幾百年前一個樣子好像並沒曾有絲毫變

動只是在那一片山光雲影的裏面。從前許多亭台樓閣多換了。那一座座的洋房從前陸岸上有的。是油碧香車青鬃細馬。如今早都不見了。只賸了無數叮叮噹噹的膠皮車兒。蘇東坡有兩句詩叫做「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如今在下却要替他改一改。叫做「把西湖比西子却教西子着西裝」。咧這也不在話下。單表那一條白隄上許多洋房裏面。有一座酒樓叫做望湖樓。地方却還宏暢。那些遊湖的客人經過此地。誰也不要進去嘗一嘗那醋溜魚的滋味。三四月裏遊客一多。生意好不過。那菜價往往貴起三四倍。醋溜魚是西湖著名的菜。遊客多存了一個嘗鮮的心。誰也不在那幾個價錢上計較。彷彿是價值愈高愈見那東西的名貴。望湖樓的老板猜透遊客這種心理。所以他的菜肴的價格是因入而定的。瞧見那服裝華貴。手段闊綽的吃過之後。結起賬來。五元六元的亂報。那食客明知是個竹槓。然而自己又不是常吃的。也就一笑了之。要是來的是個熟人。或是瞧上去不很有錢的。他一般也就便宜些。這是他們酒館老板的生意訣門。恐怕也不止望湖樓一家呢。這一天下午三點鐘。光景樓上那些食客漸漸的稀了。那堂倌剛待放下他手裏那條醬油色五味衛生巾。向兩個眼皮下一道解嚴令去。欄杆邊打個盹兒。只聽見樓梯上一陣價脚步響。忙定神看時。早見衝上四個。人來一色的穿着黑色呢操衣。白布操褲。前面一個頭戴一頂白膠布運動帽兒。帽沿上兩條

紅邊緊緊掩着眉毛。瘦長身子。尖頭尖腦。第二個是個矮胖子。一副皆大歡喜的臉兒。在鼻子左右露出兩條極深的摺縫。彷彿把鼻子嵌進去的一般。第三個是個五短身材。削骨臉兒。兩只眼珠子瞧起人來。只是滴溜滴溜亂轉。背脊上却背着一只小木箱兒。第四個年紀只有十四五歲。却生的唇紅齒白。一張粉融融的臉上。露着兩個笑渦。令人瞧了着實可愛。只是姑娘氣太重。有些未話先笑。走起路來也是扭手扭腳的做作。這四個人走上樓來。四面張望了一回。大家便揀定靠窗的一張桌子。坐下。直着喉嚨喊堂倌。那堂倌只得重行拿了抹布。走上前去伺候。放下了杯箸。便問先生們用些什麼。誰知這一問。四個人却你覷着我。我覷着你。一個也不言語。等了半天。還是那第三個削骨臉的開口道。咱們今天雖是小吃。也得打四兩槐愛。痕來。應應景兒。你們瞧怎樣。那瘦長的仰着脖子道。好嗎。你就做代表。吩咐他罷。當時那削骨臉聽見說是請他做代表。心便安了。便回首向堂倌道。你去拿一壺高粱。一碟子搶蝦。一碟子白切鷄。再拿些醬油。胡椒末來。那堂倌答應了。自下樓去。一會兒便捧了上來。放在桌上。四人見了酒菜。也不客氣。舉起筷子。一陣價亂掃。早已盆裏壺裏多充滿了。空氣那時四人纔放下筷子。一回頭。只見那堂倌直挺挺的站在後面。瞅着不覺有些訕訕的。瘦子便問你站着做甚。堂倌忙笑道。是問先生們炒些甚麼菜。清蝦仁兒。炸鷄片。海參。豬腰兒。一概齊全。還有醋溜。

繪魚是咱們這裏頂著名的菜。可要做一條嘗嘗。四個人聽堂倌說了這麼一大套。各人口裏饑涎滴滴。便仍推那削骨臉的說話。那削骨臉的只得又吩咐堂倌做一個竹筍炒蝦仁。一個醋溜魚。那魚可先要拿上來看過。方許下鍋。堂倌遵命下去。提了一個洋磁桶子。上來只見桶子裏盛着半桶水。水裏一個大魚。果然活潑潑的。跳着。四人看着非常歡喜。仍命堂倌拿下去。趕緊烹調。那堂倌又下去了。四人見檯上酒菜已空。閒着沒事。便大家高談起來。那矮胖子先向削骨臉的道。喂。老張。你是平日素以神機軍師自命的。今天我有一件事請教你。便是那個密司孔方從前和我的感情。你是知道的。只是如今倒有兩三個月沒有信來了。這一次我好不容易打聽得他們那個學校也在這幾天裏旅行到杭州來。滿望借着這個機會叙叙舊情。誰知留心了這幾天。一總也沒見着他的影兒。你替我想。可有甚麼法兒。麼說着。哭喪了臉。像是狠可憐見的樣子。那老張聽了胖子的話。想了一刻。把頭一歪。鼻子裏噴噴的。笑了幾聲。冷冷的說道。法子是未嘗沒有。只是我這幾天也忙得很。誰耐煩管你的閑事呢。胖子忙求告道。好頌清哥。你教給我罷。我知道你肚子裏的計畫。是再巧妙不過的。你不知道密司孔方有一個雪司透。也在大公女校裏讀書。論容貌論學問。都比密司孔方還強。我的事。你若然給我辦成了。我總有相當的酬報。就是了。張頌清聽見胖子說到這裏。心中不覺一動。臉上微微有些

笑容。嘴裏仍說道：鳳秋，你這是怎麼話。瞧着同學的交情，總替你竭力就是了。又說甚麼酬報不酬報呢？兩人說着，只見旁邊那個瘦子忽然拍手拍脚的一陣狂笑，罷指着張頌清道：你們瞧老張狗肚子裏的心思，够多麼麼壞！起初聽見老趙要他設法裝出一副神主牌色的瘟神臉，口裏囉唆着沒有工夫管閒事，及至聽老趙說有漂亮小姨子介紹，便笑容滿面的談同學的交情了。鳳秋你引虎自衛，小心着一頂淡藍帽子罷！一頓話說的張趙兩人多覺訕訕的。張頌清瞪了那瘦子一眼道：甸生，你不要自以為是個運動大家，會幾手三腳貓的拳兒，人怕你須知你和耳東的那件事也瞞不了我。可要替你宣布出來說着，又回身拍拍旁邊那個少年的肩頭道：幸而咱們這位白娘娘是大賢大德的，不然這個醋罐子攪破下來，着實有一本好戲看哩！那少年滿臉通紅的向張頌清啐了一口，把手帕子掩着臉，做出嬌羞的樣兒。瘦子忙道：碧雲，你別睬他。你瞧他現在說的，嘴響回到校裏，俺若不給他些苦水吃，俺便不姓李了。四人你嘲我諷的，剛說的得勁，只見那堂倌早捧着兩盤熱騰騰的蝦和魚送了上來。四人忙又添了兩壺酒，大吃大喝一陣，覺得那醋溜魚的味兒實在可口。趙鳳秋這時吃的有些醉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喊堂倌再做兩盤來。堂倌下去不一會，果然又添了兩盤上來。把四人吃的風捲雲舒，天搖地動，連湯和骨頭都搗光了。這個當兒，還算那張頌清細心些，便回頭問堂倌

道這魚是甚麼價錢呢。堂倌道：這魚是八角大洋，一盤蝦仁六角，上等原梁，每壺兩角四分。張頌清一聽，心裏暗暗吃驚，嘴裏仍說：好嗎？你再去做一碗湯，拿飯上來。堂倌答應下樓。張頌清一瞧那三位都吃的醉眼模糊。李向生一只脚高高蹺在桌上，兩手把筷子在桌沿上敲的一響，嘴裏還嚷的是：小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張頌清忙止住道：喂，向生，你且慢唱，我有話問你。向生停着筷子道：你問我甚麼呢？張頌清道：你這一次請客，可預備着多少錢？李向生被問不覺怔了半晌道：這一次不是你點的菜麼？張頌清着急道：你不是叫我做代表的麼？這也不必去說他。我今天身畔帶着錢，便請你們這一遭，也不值甚麼，只是此刻恰巧一個錢也沒有。你若帶時，請你先付了賬，等回去的時候，還你。李向生也跳起來道：此刻誰有錢的呢？說着，便把衣襟解開道：你不信，請你檢查。若在我身邊搜出一個錢來，明天罰我再請一頓。客張頌清道：罷了。你既沒有錢，不知他們二位可帶着一般，也可應應急的。趙鳳秋和白碧雲兩個聽了，各人在身邊掏了半天。趙鳳秋掏出一只小角子，白碧雲把衣袋都翻轉來了，却祇有兩個銅圓和七個小錢。那銅圓一個還是私版。張頌清道：這些些，够些甚麼？他說：魚要八角大洋，一盤酒是兩角四分，一壺單酒，三盤魚和三壺酒，已是三元多了。加上一盤蝦仁，兩個冷盆，還有湯和飯，一總不要五元開外。咱們沒有錢付賬，怎麼能出這館子呢？各人聽了，都暗暗着急。

恨不得把方才吃的那許多魚和酒都吐出來。還了他後來沒法。祇能仍央求着神機軍師張頌清設策。張頌清想了半天道。法子是有一個。只是見效不見效。看運氣罷。當下便和白碧雲道。碧雲。你且在檯角上捉兩個蒼蠅來。又向趙鳳秋道。鳳秋。你把那個昆蟲箱裏方才捉到的那條蜈蚣拿出來交給我說罷。又向李旬生耳邊咕囔了幾句。一霎時萬事齊備。大家多已心領神會。磨拳擦掌的等着。那趙鳳秋一面還豎起大拇指暗暗向張頌清打手勢。彷彿是誇獎這位軍師的神機妙算。不知張頌清究竟是設的甚麼巧計。且聽下回分解。

新儒林外史 第二回

社會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軒



第二回 大出醜辛智華解圍 小驚慌錢紹珉失袋

却說張頌清把設的計策告訴了三人各人心裏暗暗稱妙一切預備好了專等那堂倌上來那堂倌做夢也不知道他們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依舊寶塔似的捧了一碗湯和幾碗飯上來先把那碗湯放在桌上一面撥開許多空盤子預備上飯說時遲那時快張頌清候那堂倌一迴身的當兒疾忙把手中兩個死蒼蠅向湯碗裏一擲接着又把筷子一攪才慢慢的夾起一片筍送在嘴裏道堂倌你把那酒壺拿來瞧瞧裏面還有酒沒有如沒有了再盪他一壺也好那堂倌把壺拿在手裏搖上兩搖道沒多少了我再去添罷張頌清道我不信這壺酒剛斟了一遍怎麼就沒有了呢你拿來我瞧瞧說罷便從堂倌手裏奪過來把壺蓋揭開了一瞧不覺直跳起來道阿呀這是個甚麼東西那堂倌一看也嚇得面如土色原來這壺裏正是一條挺大的蜈蚣正待分辨時只見那邊那個瘦子也嚷起來道這湯裏怎麼有兩個死蒼蠅在裏面當下那瘦子大怒一脚把桌子都踢翻了兩手抓住了堂倌的衣領要打說堂倌謀害人命趙鳳秋等在旁邊拉拉扯扯的勸那堂倌却嚇的索索的只是抖這時早驚動了樓下諸夥計和

那老板都趕上樓來。瞧着那老板，先把李旬生勸解住了。然後問明了一切情由。老板一想，這件事很奇怪。這樣大的蜈蚣，怎麼會跑到酒壺裏去？並且菜裏還多着兩個蒼蠅。要說他們故意放進去的罷，這蒼蠅還可隨手捉幾個挺大的蜈蚣，又打那裏來的呢？瞧着這個樣兒，很不得下台。不如認一個小虧，把他們送走了罷。打好了主意，便上前陪笑道：「諸位瞧小老的薄，而必動氣。小老平常總招呼他們，說四五月天氣，那些毒蟲毒豸，最要留心，萬一給他跑到酒裏菜裏，那性子好的客人們，還肯原諒。若是脾氣燥些的，便要罵小店裏不講衛生了。諸位多是海量大人，不作小人之過。說着，又命堂倌向着四位唱喏。下氣，又命拿手巾上來，給四位擦臉。張頌清等肚子裏本來懷着鬼胎，看見老板這樣小心，知道這着棋，子下得不錯，便想借此下場。那時李旬生還假做不依，嘴裏嚷着要去報告警局，叫警察來封門。張頌清忙勸道：「既是老板這樣說，咱們就瞧着老板的面上，放過了罷。只叫他們做菜的厨子下次小心些就是了。」說罷，便去桌上拿起那個木箱，向背上一背，便想同三人揚長下樓。誰知那老板一眼瞧見那隻木箱，邊上寫着「昆蟲採集箱」字樣，心裏不覺一動，想到方才那條蜈蚣，必然有些來歷。便向前攔住道：「且慢。這箱裏是些甚麼東西，可好讓我們瞧瞧。」張頌清見他要瞧木箱，心裏陡然發毛，忙答道：「這有什麼好瞧的？我們還有事呢。」改日拿來給你瞧瞧罷。說着，仍想下樓。那老板再也

刁。不過。一手。奪住。那木箱。一手。揭開。蓋子。一瞧。只見。裏面。胡蜂。螞蟻。蜈蚣。蠍子。不知。多少。一個。個。多用。小針。釘住。在箱。底板。上。這。一下子。總算。把。這個。紙糊。燈籠。完全。搗破。張頌清。知道。這件。事。有些。不妙。忙。向。李。甸。生。擠。擠。眼。便。想。給。他。一個。冷。不。防。衝。出。門。去。可是。那。幾個。夥計。何等。乖。覺。一瞧。形色。不。對。便。上。前。圍。住。了。只。聽。得。那。老。板。哈。哈。大。笑。道。我。早。就。知。道。你。們。這。四。個。小。子。不。是。好。貨。你。們。想。吃。白。食。弄。這。個。玄。虛。也。還。罷。了。怎麼。還。把。我。一。桌。子。杯。碟。都。打。破。了。呢。夥。計。們。把。這。四。個。小。子。都。綁。起。來。先。教。訓。他。們。一。頓。然。後。再。問。他。是。那。一。個。學。校。的。學。生。我。們。去。知。照。那。個。現。世。的。校。長。教。他。拿。錢。來。賠。償。損。失。說。罷。衆。夥。計。果。然。一。蠶。上。前。這。時。何。論。你。李。甸。生。拳。脚。精。通。張。頌。清。機。謀。不。測。也。怎。能。逃。得。出。這。十。來。個。人。的。掌。握。除。了。束。手。就。擒。簡。直。沒。有。第。二。個。方。法。正。在。十。分。危。急。的。當。兒。忽。聽。見。樓。梯。上。一。陣。皮。鞋。響。登。時。走。上。一。個。人。來。大。家。瞧。那。人。時。只。見。他。長。長。的。身。子。瘦。瘦。的。臉。兒。眉。目。之。間。却。露。出。一。片。英。秀。之。氣。年。紀。約。有。十。八。九。歲。穿。着。一。件。灰。青。愛。國。布。的。夾。袍。黑。嗶。嘰。的。馬。褂。一。眼。瞧。見。那。四。個。人。忙。上。前。道。頌。清。你。這。是。做。甚。麼。呢。張。頌。清。等。未。及。回。答。那。老。板。便。先。搶。過。來。一。長。一。短。的。報。告。了。一。遍。便。說。這。件。事。我。們。若。非。把。那。幾。個。學。生。騙。子。做。戒。做。戒。將。來。還。好。做。買。賣。麼。四。人。方。要。分。辨。那。少。年。道。慢。着。這。件。事。論。理。那。蜈。蚣。蒼。蠅。果。真。是。他。們。放。到。酒。菜。裏。去。的。那。自。然。是。他。們。錯。了。但是。你。們。只。瞧。見。那。

個。昆蟲箱裏有的是許多蟲豸，可曾瞧見他們親手放到酒菜裏去麼？這一問把那老板和許多夥計問住了。少年道：可是你們沒有確鑿證據，怎能說這一條蜈蚣和蒼蠅的確是從這箱子裏跑出來的呢？我瞧這件事還是和平了結的好。如果鬧起來，他們學校的勢力未必比酒館老板小些。你說他們訛詐酒菜，還沒有確證。他說你私擅逮捕監禁，欺侮學生，摧殘教育，倒是衆目昭彰。法律上至少要處四等有期徒刑，監禁一年零六個月，并且還要處以五百元以下之罰金。這中間的利害你自己去斟酌罷了。那老板一聽他這一套似是而非的法律名詞，心已軟了。便道：既然你老出來解勸，咱們總可商量。只是那許多杯盤和酒菜，是要他們賠償的。少年道：這還有理。你快把他們放開來。我來問問他們。看這時那許多夥計早把四人手上的繩子都解了下來。少年便走過去和四人咕嚕了幾句外國話，仍回身向老板道：他們一定不肯出這館門，并且還要拉你到學校裏去。我好不容易勸住了。這賠償的話，我瞧來再也不必提起。若你一定虧不起，本不如說個價錢，我來代償了罷。我爲了朋友面上，也不在乎這幾個錢。那老板忙道：這個如何使得？你老能把這件事解勸下了，小老已是感激不盡。怎好還要你破費？現在就請你老趕緊把他們帶了出去罷。小店也不要他這幾個錢了。少年笑道：這樣倒承情了。咱們就去罷。說着，便同四人下樓出了館門，一路走着，那趙鳳秋還待指手畫脚的。

談論方才的事。少年皺眉道：「罷咧，這種把戲，我勸你們以後少開些罷。搨破了自己，丟了醜，不算還把學校的名譽破壞了。便是今天這樁事兒，若不是那個老頭兒是個紙糊老虎，一戳便破，早就鬧翻了。李旬生道：「據你說的，他們沒有證據，便鬧翻了。又怕他甚麼。少年道：「這個話原是隨口胡謔，欺欺他的。你那昆蟲箱還不是個鐵證麼？我瞧你們這種話回去不必再提他罷。說着又道：「你們回寓向那邊進城，我還得到公園去逛逛。咧說罷，便和四人分手而去。不談那四個人，沒精打采的回寓。且說那少年別了四人，信步向公園裏走去。那公園便在孤山頂上一路高高低低的石級，不知多少少年獨自步上山頂，在一個亭子裏坐下，遠遠望着。一輪斜日散做半天霞彩，映在湖水裏，着實好看。那湖裏一只只的白篷子船在水面上浮着，船裏載的一大半是男女學生，一片軍樂和唱歌的聲音，高遏雲霄。那少年對湖裏怔怔的望着，彷彿是思索甚麼的一般。半晌，纔低低嘆了一口氣，站起身子，一面從身邊拿出一枝自來水毛筆，來拔去筆套，轉了兩轉，一面走近旁邊一垛粉牆，一口氣寫了四首七言絕詩，寫罷自己還低徊吟嘆了一回，藏好了筆，剛要走出亭子，只聽見背後一陣腳步聲音，走進來三個女子，那三個女子一色的穿着白膠布罩衫，黑湖縐套裙，前面兩個走到牆脚下，瞧見牆上寫着幾行墨跡，未乾的字，便站住了，觀看後面那個一眼，瞧見那少年，羞地裏喊道：「那不是智華哥麼？少年

回頭一看也喜道。原來志成妹也。在這裏。難道你們學校也。在這裏旅行麼。那女子道。怎麼不是呢。我們聚會的倒巧。你們幾時來的大約還要住多少日子。智華道。我們昨天纔到的。在杭州大約有一禮拜。耽擱妹妹呢。志成道。我們來了已經四天了。明天還得到北高峯頂上去望錢塘江。那杭州的名勝總算都給我們遊到了。後天恐怕就要回去。咧。兩人說着便在欄杆邊坐下了。那邊兩個女子等的耐煩便也走了。過來智華忙起來招呼。二人便也搭訕着坐下。志成便向二人介紹道。這是家兄辛智華。現在南京。明道大學校文科肄業。又指着那大些的女子向辛智華道。這位是錢紹貞君。指那小的道。這位是紹貞的令妹紹珉君。都是大公女校的同學。辛智華便又一一鞠躬。一面偷眼瞧時。只見錢紹貞生的頭肥腰大。雖然臉上搽着一重雪花膏。依然掩不住那滿臉的雀斑。錢紹珉年紀不過十六七歲。却生的腰如楊柳。臉似芙蓉。舉動之間。雖然略帶些兒放誕。却絕不似乃姊那般粗俗。辛智華正在暗想時。忽聽錢紹珉笑道。原來辛先生便是志成姊的令兄。方才讀過大作。的題壁詩。着實欽佩。辛智華忙謙道。這不過是一時高興。亂塗罷咧。錢先生幸勿見笑。辛志成插口笑向他哥子道。智華哥。你不知道。這位紹珉姊是咱們大公女校裏數一數二的女才子。你要見了他的。大作恐怕也要佩服的了。不得呢。辛智華忙道。失敬失敬。幾時務必請錢先生賜教。賜教。錢紹珉向辛志成嘆道。志成。

姊你幾時學的。這樣油嘴滑舌。你可幾時見我會做詩的。錢紹貞也道。真個。珉妹。雖然會搗幾句。可是那裏及得來。辛先生呢。況且如今大家都提倡着詩體。解放珉妹弄的那平平仄仄的頑意兒。早已不時髦了。如今時髦的是白話詩。辛先生你對於那每句寫一行。還有許多新符號的那個白話詩。想必也是很有研究的。辛智華笑道。慚愧的很。智華對於舊詩詞。雖然做得不好。然而因爲自己性之所近也。還時常歡喜看看。至於那新流行的白話詩。可是實在沒有研究過。四人正說的熱鬧。忽聽半山裏有人嚷着歸隊。歸隊。錢紹貞等忙倚着欄杆看時。原來便是他們的大隊同學。那隊長站在高處。手裏拿着一面小旗不住的舞着。招呼許多同學下山。辛志成道。天要晚了。咱們的隊伍要回去了。智華哥。我們明天會罷說罷。便同着錢氏姊妹慌慌張張的別了。辛智華下山走出園門。放出他們運動會裏賽跑的本領去。追趕大隊人馬。剛走到半路。忽聽見錢紹珉一聲阿呀。二人都吃了一驚。問做什麼。錢紹珉呆着臉道。不好了。方才走的太慌張了。把我一個錢袋丟在亭子上。咧。錢紹貞急道。袋裏有多少錢呢。錢紹珉道。錢倒沒多少。只是中間有一顆小圖章。鐫着紹珉兩個字。還有那袋的夾縫裏藏着我的一個二寸小照片兒。若給人拾去了。怎麼好呢。說着便要跑回去。尋辛志成忙止住道。慢着我。我們走的時候。智華還在亭子上。咧。你這袋他若見了。必然代你收藏着。日後自然還你。便是給

別人拾去了。你祇有那圖章不放心。然而你又沒做着銀行總理公司賬房。這小小圖章有多大的關係呢？那照片更不成問題了。況且你這會子跑上山去。天已黑了。便算找到了。怎麼下來呢？幾句話果然把錢紹珉說住了。祇得仍隨着他們沒精打采的回寓而去。三人剛走進旅館。忽聽見許多同學喧嚷做一片。不知是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
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二回 竊玉壚頭老奴造孽 摸金匱底浪子迷魂

却說錢紹珉失落了一個錢袋在公園裏亭子上。打量總是辛智華拾去。當時便也不再回去。尋找隨着他阿姊紹貞和辛志成二人回到寓所。只見那許多同學多已回來。擁擠在一處聽那隊長宣讀一個電報。原來這個電報便是他們校長從蘇州學校裏拍來的。錢紹珉等便也擠上去聽。那隊長讀道：杭州羊市街清華旅館大女校旅行團公鑒。校中昨晚失竊。望速回校。以便緝查。章超羣有大家一聽。這個電報不覺面面相覷。有的道：阿呀。我的箱子沒有鎖。那件鐵機緞綿襖不知遺失了。沒有有的道：我枕底下還有一個金戒指呢。早曉得會鬧這亂子。我便把他帶在手上也好的道：這個電報拍的很含糊。單說失竊不知失竊的是校具還是我們寄宿舍裏的東西。若論我們寄宿舍不要說裏面門戶重重。便是那兩扇總門也很結實。那賊怎麼會飛得進去。我想失竊的一定不過是幾件校具罷了。打甚麼緊呢。旁邊又一個冷笑道：你別一相情願。睡安穩了。你還當那章校長是好人咧。這件事若沒有我們的份兒。他在學校裏那裏不好去查緝。何必巴巴的打電報來叫我們回去呢。這幾句話說得大家果然多。

有些皇皇不安起來。那錢紹貞也忿忿的道：「這章校長，真不是東西。他在校裏管些甚麼，這次咱們回去檢查起來，若少了一根毛，怕他不照式賠償麼？」那隊長道：「這件事咱們在這裏空論也沒有用。我看準定明天早車回校罷。」大衆聽了也無別法，只好在當夜收拾了行裝。明天一早坐着滬杭滬寧聯運車飛也似的回到蘇州去了。這一去，錢紹珉早把遺失錢袋的事付之腦後，編書的也只好把這錢袋的下落暫守秘密，掉轉筆頭却要把那大公女校校長章超羣女士的歷史敘敘。原來這位章超羣女士的出身是蘇州城裏一個小家女兒。他父親叫章老三，在府前街上開着一爿小小的茶館。那茶館的對門却有一個極高大的門樓，原來是蘇州一個大紳士姓魏的住宅。這姓魏的家裏有一個僕人名喚榮祿，人家多叫他榮二爺。這榮二爺每逢早晚沒事的當兒，總得走到對門章家茶館裏喝一碗兒，還坐着同那許多茶客張家長李家短的白嚼一陣。這也算是他的一種消遣法。天天習以爲常，倒覺得成了個習慣。這時那位章超羣女士已長到十四五歲，每天也坐在茶館裏幫着父親倒開水，却出落得姿媚天然，兩只水汪汪的眼珠子常在那許多茶客的臉上滾來滾去，滾的那許多茶客的茶幾乎多從鼻子裏吸進去。榮二爺的脚步自然也走的格外勤了。有一天合當有事，原來這天是舊曆月半的日子，章老三一早便同着他妻子買了香燭元寶到城外關帝廟裏燒香去了。臨去

的時候。章老三吩咐他女兒好好坐在店裏守一會兒。若有茶客來時。休得待慢了。他女兒答應了。自己去坐在爐子邊。剛把水搗滾。只見一個人歪戴着一個絨帽兒。身上穿着一件二藍花緞的大背心。散着褲腿。靴着鞋。雙眼朦朧的走了進來。章超羣一瞧。原來正是對門那個榮二爺。忙站起笑道。二爺起身的好早。榮二爺道。也不早了。你父親呢。章超羣一面拿茶葉泡水。一面笑道。我父親同着我母親。一早到城外燒香去了。知道飯前趕得回來。趕不回來呢。榮二爺一聽。老三不在家。內心中動了一動。再一瞧旁邊一個人。沒有那章超羣雙腳裏的窄窄的。着一條格子花布的褲子。淡紅洋布的夾襖。雖然是亂頭蟲服。那一種輕盈嫵娜的體態兒。實實令人可愛。榮二爺一時間色胆如天。睜着雙眼。向章超羣招手道。姑娘。你且走過來。我同你講話兒。章超羣聽了。果然一面笑一面走到榮二爺身畔。道。做什麼。榮二爺見他走近前來。便握住了那隻纖手。乘勢往懷裏一拉。剛巧行了男女社交上最文明的一個接吻禮。這以後的事情。編書的沒有目睹。也未便多說。只曉得自這天起。過了半年。光景。那章超羣的香腹漸漸的變了一個帕米爾高原。這一段風流佳話。早已傳播四鄰。章老三知道這件事情。喘不住人了。便揀了一個機會。一把抓住了那位榮二爺。要到他主人那邊去告他。誘姦閨女。這一著。棋子把那榮二爺嚇住了。只得千央萬告的。拿出三百塊錢來。做遮羞錢。將來生下的孩子也答。

應着由榮二爺出錢託人去撫養才把這件事隱住後來不到三四個月的光景那章超羣果然恭喜了一個雪白粉嫩的男孩子可是這件事憑你章老三臉皮厚人家說着總覺有些訕訕的後來沒有法想只得把這孩子寄在一個乳娘家裏由榮二爺按月出着錢託他撫養一面又向榮二爺硬敲出一百塊錢把章超羣送到上海一個女學校裏去讀書自此章超羣在那女校裏一住三年說也奇怪他對於別種功課雖然一竅不通但是那幾句八折九五扣的洋涇浜話却說的滾瓜爛熟好在這個學校裏只注重的是英文那國文便連天地日月都認識也不要緊加着章超羣一身的應酬工夫早把那位校長先生和幾位男教員巴結的無可不可却說那時這個女校裏有一個校董是個美國教士他每年拿出幾千塊錢來送兩個畢業生到美國去留學但是學額只有兩個每級的學生數總有二三十人所以每逢畢業的時候有志上進的都要拚命的用功去奪那兩個學額這章超羣轉瞬之間也到了畢業的時候他知道了這個機會便拿出全身的本領去運動那校長和主任那主任一想這件事有些爲難因爲章超羣除掉那幾句洋涇浜話外其餘的功課實在太不高明了萬一把他取了壓卷被那許多同級的學生鬧起風潮來倒也可慮所以遲疑不肯答應後來吃他纏的沒法只得去和校長商量校長道我瞧章超羣這孩子很活潑乖覺雖然程度低些有了那幾句英語也

儘够出洋的了。况且咱們校裏定的這兩個留美學額原是抱着絕對的人才主義。那埋着頭只會讀幾句死書的人便是叫他出洋去求得了學問回來仍不會用。那還不是同不出洋一個樣麼。所以我瞧這件事你儘可通融辦理呢。主任道：萬一他分數不及格呢？校長道：那隨便替他加幾分好了。主任道：恐怕有些不安罷。萬一他們心裏不服，鬧起風潮來，又怎麼樣？校長皺着眉道：這倒不怕。這個學校原是私立的，諒他們也不敢怎樣。況且分數和考卷是照例守秘密的，他們沒有憑據，也是無可如何。你快些照我的話去辦罷。主任聽了暗暗佩服。章超羣這一盞迷魂湯灌的着實利害，便也不去多講了。後來考試期過，果然章超羣名列第一。資送留美。那許多同學覺得這件事出乎意外，大有可疑。然而權柄在校長手裏，爭也沒用。只好忍氣吞聲，在背後大罵一頓就罷了。這時只樂敘了那個章超羣先去問校長領了二百塊錢，治裝費，置備了許多新鮮衣服。天天在馬路上出風頭，依他的意思總要回到家鄉去誇耀一誇。耀鄉里，并且要看一看他那寶貝的兒子。只有一件事兒可是大大的不便。原來他在這幾天裏結識了一個青年會裏朋友姓秦的兩個人，認識了不多幾天，早已實行了戀愛自由。那姓秦的家裏富有，家私聽見章超羣要到美國留學，便也向他父親鬧着要去。他父親起初道是兒子有志，向上心裏很歡喜，便允許了。後來曉得了這個秘密，不覺大怒，說兒子爲了迷戀

一個蕩婦不恤借着遊學爲名欺騙父母實在豈有此理。決定了一個錢亦不給那姓秦的。不免着起急來。便瞞着他父親在鐵匱裏偷出一個莊摺私自去支了五千塊錢逃了出來。和章超羣合住在一個旅館裏。章超羣白天忙着置備行裝。夜裏還得陪那姓秦的實在抽不出餘暇。況且如果說明了要回蘇州去。那姓秦的必定也要同去。那時非但卽補留學生的威風擺不起來。恐怕還要鬧出一件靴子上的交涉。着實有些寒心。只得作爲罷論。好在不多幾日。吳淞口外汽笛一聲。那一對野鴛鴦早已比翼鯨天飛到新大陸去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四回 吐氣揚眉新猷乍展 翻箱倒篋舊調重彈

却說章超羣女士同着姓秦的二人到了美國住了幾時那章超羣總算虧他居然找到一個學校考了進去只有姓秦的英文過於欠通無從入校只得仍舊閒住着每天咖啡館遊戲園的胡逛不上半年光景五千塊錢早已花得精光章超羣叫他打電報去和家裏要誰知電報一連去了四五個好似石沈大海這姓秦的趕着又去和章超羣商量章超羣板着臉道這事本是你自不量力你沒有學問又沒有錢誰叫你胡亂跑出來的呢你來和我商量我每年只有幾百塊錢的貼費自己一身的用度還不够那有餘錢給你去用呢說罷頭也不回的跑進學校裏去了姓秦的沒法後來還是向着同鄉會裏借了幾個盤費又把衣服賣了拼湊拼湊才得買了一張三等船票回上海去了這裏章超羣又在美國混了兩年居然也畢業了拿到了文憑又是一帆風順的回上海這時恰好上海一班教育家並政客的大人先生正在那裏拚命的鼓吹新文化想先組織一個女學校做個模範只是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有聲望的女界偉人來做校長忽然聽見說有什麼一個文學士教育學碩士的大女士剛從美國回來

真好似拾到了寶貝一般。趕忙在教育會辦事處請了多少當地名人開一個歡迎會。一面算是替他洗塵。一面便要商量組織女校的問題。這一天章超羣果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坐了一輛汽車到了教育會裏。拿出一疊小卡片來分給各位衆人。見那卡片上印着美國某某大學文學士教育學碩士章超羣旁邊又有四個小字道江蘇吳縣。當時各人相見了着實道了仰慕。也有幾個交換了名片便坐下來閒談。中間有一個姓魏的老者瞧了章超羣的卡片道章先生貴籍吳縣。敝處也是蘇州。不知道府上在城裏還是在鄉下。章超羣道是在城裏。魏老者在道城裏那一條街。章超羣道府前街。魏老者道阿呀。原來章先生還和老夫是近隣呢。老夫在那邊住了幾十年了。許多街坊。差不多的多有幾分認識。不知令尊大人的台甫是那兩個字。做甚麼貴業。這幾句話魏老問的原是無心。誰知把這位女偉人的心事觸動了一時紅了臉。對答不出來。後來還虧他支吾了幾句。道家嚴早已去世。舍下從前雖住過蘇州。但是久已搬到上海來了。所以一晌有失。親近那魏老聽他這樣說也就罷了。不再追問下去。少停大家便提起要請他組織女校的事。章超羣自然是絕對的贊成。講到地點問題。章超羣的意思要設在上海。何奈大家多主張的是蘇州。章超羣沒法祇好答應了。那天分別了出來。章超羣第一件事要回到蘇州去。瞧瞧他的父母。當下便搭了特別快車趕到蘇州城裏府前街上一瞧。

不覺大吃一驚。原來魏宅對門那升茶館早已換了門面。開着一家水果店。走上去。細細一問。方曉得他父親老三在隔年十二月裏病死了。他母親一個人支持不住。便把那升店關了。隨着一個賣布客人走得不知去向。房子早已退了租。另外召給那人開了水果店。了。章超羣聽了。不覺呆了半晌。後來一想。這也罷了。只是那個私生子。如今不知在何處。要想去問。那榮二爺實在覺得不好意思。又怕那榮二爺見着了。又要歪纏。只得就攔下來。過了幾天。實在忍不住了。託了人轉彎去問。誰知那人去了半天。來回復道。魏府上說的那榮祿。去年因為偷了主人的東西。當下便攆出去了。如今也不曉得流落在那裏。章超羣聽了。又是一怔。只得暗暗嘆了一口氣。也就罷了。好在從前許多舊事。沒了人證。倒也無人再來提起了。又過了幾時。這個女學校創辦齊全。便延請本城官紳商學各界行了一個開幕禮。定名叫做大公女校。大家正式公推章超羣女士做了校長。一時章超羣三個字在蘇州城裏十分轟動。誰還想到七八年前在府前街小茶館裏蓬着頭倒開水的。便是這位大女士呢。無奈天下的事情。有因必有果。在章超羣心裏。固然算定自己。和榮二爺恩斷義絕。這世裏生不見面。死不送終的了。誰知老天偏要同他開一下頑笑。可巧這天章超羣從一個朋友家裏回來。遲了一步。走到半路。天色已是黑了。章超羣便想從一條小巷裏穿過去。剛走進巷口。只見對面黑魃魃的。也有一個人。

正在走來一霎時便撞個滿懷章超羣趁着一盞半明不滅的路燈底下向那人看時只見他頭戴一頂破絨帽脚拖一雙爛草鞋身上還披着一件二藍花緞的大背心只是前後襟早已破的好似一幅中華民國形勢指掌圖瞧這情形不問而知是新晉一等文狗章的街坊巡閱使了章超羣正待綻破櫻唇將那人大罵一頓不道再向那人臉上一瞧登時呆住了那人見了章超羣也是大吃一驚便一把拉住道好呀原來是你嗎你如今是得意了可還想着那個孩子麼章超羣知道跑是跑不掉只是央告道快放了手這裏路上不是講話之所你明天晚上九點鐘到大公女校後面花園裏亭子上來吾有話問你那人道這個不能你明天要是把門關起來不肯見我呢章超羣着急道你幾時見我騙過你的快放了手時候不早了吾回去還有事呢那人想了一刻道放你去不要緊只是今天先得給吾開一開利市章超羣沒法只得把身邊帶的二十塊錢鈔票給了他才算掙脫了身子飛也似的跑去一路還聽見那人在後面喊道你明天千萬不可失約你若失約了你耍小心這個孩子章超羣也不去管他一路跑回校裏心上還忒忒的跳個不住這拉住章超羣的人是誰讀者諒來多已明白也不用在下再說至於明天晚上章超羣曾否去踐約在下却沒有打聽仔細只曉得自此之後那大公女校裏平白地添了一個門房叫做阿榮這阿榮名義上是個門房其實只是吃飯不做事每

日灌上幾兩燒刀。不是坐在門房裏和人家磨牙。便是大街小巷的亂跑。學校裏誰也管不得。他却又因他是校長。自己用進來的。只是奈何他不得。這樣大家勉強混着。倏忽之間。又過了。好幾個月。這一天正是大公女校全體學生在杭州旅行的日子。那校裏一總八個校役。倒有五個隨着隊伍到杭州去了。只留着兩個人看守校舍。和阿榮管門。那阿榮因爲這天在街上賭輸了錢。沒精打采的回來。走到門房裏。只見冷清清地一個人。沒有心裏正沒好氣。便更不耽停。順着脚步兒向後面花園裏走去。這花園的左面。却緊靠着學生寄宿舍的後窗。阿榮無意中走到一扇窗子跟前。只見那窗子並沒關上。用手推時。早輕輕地開了。阿榮心中不覺一動。暗想。這個頑意兒。却好幾時不做了。這幾天賭輸了。正愁沒有錢用。何妨再試他。一試。即使鬧穿了。俺還有一道護身符在。身上諒他們也不敢怎樣。想罷。四面一瞧。幸喜那兩位貴同事早已跑得不知去向。便自己壯一壯膽。輕輕跨了進去。好在那一進寄宿舍。除了前面總門上。有一把鎖。裏面小門是間間虛掩的。所以儘着他上上下的搜了個不亦樂乎。搜完了。仍打那扇窗子裏跳了出來。神不知鬼不覺的一件件送進了長生庫。隔了兩天。章超羣偶然走到園裏。忽然間在地下拾到一個金髮針。暗想。這件東西。定是那一個學生的。怎麼會丟在這裏。後來又走近那座寄宿舍。看見一扇窗子虛掩着。旁邊露着一個男子的脚印。這才疑心起來。

喚。那。校。役。開。了。門。進。去。看。時。只。見。衣。服。書。籍。早。已。鬧。了。一。世。界。心。裏。只。叫。得。苦。後。來。只。得。忙。拍。電。報。到。杭。州。催。那。許。多。學。生。回。來。查。檢。這。個。電。報。列。位。都。在。前。回。書。裏。聽。見。那。隊。長。宣。讀。過。了。不。用。在。下。再。述。可。是。錢。紹。貞。等。這。次。回。來。究。竟。曾。否。將。這。許。多。失。物。查。出。且。聽。下。回。分。解。

社
會
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五回 趙馱子挨餓候佳期 李勇士裸身參盛會

上回所述都是大公女校校長章超羣的歷史和那件竊案的由來。至於這件竊案後來究竟曾否破獲暫且按下不題。且說趙鳳秋等那四個寶貝自從和辛智華分別後大家垂頭喪氣的回到他們的寓所。他們學校的旅行隊到杭州來的一共二十多個人住在湖濱旅館合租着五個大房間。李甸生白碧雲張頌清三個人同住在一間房裏。趙鳳秋和辛智華同住一間房。這天從望湖樓丟了醜回來大家擠到李甸生等房裏。你抱怨我我抱怨你的混鬧了一陣。趙鳳秋心裏有事便拉着張頌清溜了出來。出了旅館門在湖邊上走着。趙鳳秋忍不住問道。老張你方才說那個錢女士的事究竟有甚麼方法。張頌清一怔道。那是我隨嘴說說的你如果一定要我設法你且把你和他的愛情史源源本本的告訴我。我方有計較。趙鳳秋道。告訴你也未爲不可。只是你不能告訴別人的笑話。我也不許張頌清道。好好你說罷。趙鳳秋只得說道。我和他愛情的起點是在一個廁所裏發生的。張頌清大笑道。怎麼愛情會在廁所裏發生呢。趙鳳秋紅着臉向張頌清肩上拍了一下道。你笑我。我可不說了。張頌清忍着笑道。我不

笑你你快說罷。當下趙鳳秋便又說道：那一天是在去年秋裏，我從家鄉到學校裏來，坐的是江陰到無錫的小輪船。我同他都坐在官艙裏，雖然互相看見，只是大家不認識。那船走到半路上，剛巧我要出恭了，出了艙，走到船艙上，找見一個廁所，便挨進去，出恭。這廁所地位既極狹小，一扇門又是往裏開的。我進去了，把門關上，蹲了下來，身子便把這門頂住了。外邊人再也推不開來，正出得舒服，可是那話兒來了。張頌清道：就是錢女士麼？趙鳳秋道：怎麼不是你？難道不曉得這小輪上統共只有一個廁所，不分男女的麼？張頌清道：那就是了。隨後便怎麼呢？趙鳳秋道：那時我正在不到一半，覺得外面推門很急，只道船上失了火，只得站起來，把門開了。他一見我忙說：對不住得很。我瞧他急得滿臉通紅，便把身體讓了出來，連說不要緊，不要緊。你先來罷。張頌清聽他說到這裏，想想他當時那副情景，忍不住嚇的一聲又笑了出來。趙鳳秋道：你又笑甚麼？他是個女子，難道我不應該讓他先來麼？張頌清笑道：很該很該，只是你那一屁股債，可曾弄清楚？趙鳳秋紅了臉，惱道：人家好意告訴你，你只取笑我。張頌清忙道：我不笑。你快說以後怎樣？趙鳳秋道：以後沒怎樣，不過就是這麼認識了。當夜到了無錫，我請他吃了一頓晚飯。後來蘇州開秋季運動會，我到學校裏去望他，送了他多少東西。以後他便時有信來給我。這兩月來不知怎的，我寫了五六封信去，他連一張名片都沒有復。我現在

他們也到杭州來了。怎的不要去找他。一找張頌清聽了。暗忖。這事中間必有個緣故。瞧着趙獸子的樣兒。怎的會中那錢女士的意。那幾封信大約是瞧他獸的利害。敷衍着他的。或者現在心坎中有個旁的人。所以不來睬他。只是老趙已經着了魔。等我來耍他。一要當下便故意躊躇了半响。道這事却難的很。依我看。沒有他法。只好難爲你那兩條腿。先把全杭州的旅館都去找。一下等找到了。那大公女校的住所。再說事不宜遲。你趕快去罷。趙鳳秋聽了他的話。果然擺動他兩條尊腿。急急的去了。不提張頌清一個人笑的打跌。且說趙鳳秋氣急敗壞。把西湖邊上幾家旅館一家一家都去問過。只是彷彿和大海裏撈針一般。絲毫沒有頭緒。看看天色黑了。趕不及進城去找。只得垂着頭回來。跑進自己房間。見辛智華先已回來。坐着和一個同學叫王國澄的講話。趙鳳秋點點頭。招呼過了。便解了外衣。在自己臥榻上躺下。忽聽見辛智華說道。國澄你今天到那裏去了一次。王國澄道。我到孤山去的。你呢。辛智華道。同你一樣。你在那邊可瞧見蘇州大公女校的旅行隊麼。王國澄道。沒見我三點鐘就進城去了。你想是瞧見的你令妹也來了麼。辛智華道。怎麼沒來。他還同着姓錢的姊妹兩個在公園裏亭子上和我講了半天話。咧。這時趙鳳秋雖然睡在床上。耳朵却聽着他們講話。聽到這幾句話。心裏忒的一跳。暗暗歡喜道。這纔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咧。一面想一面的提。

着耳朶又聽王國澄道那姓錢的姊妹兩個不是叫紹貞紹珉的麼辛智華道你怎麼知道的王國澄笑道那錢紹珉是我們徽處鼎鼎大名的女才子還會不知道麼他們是幾時來的呢辛智華道來了四天了聽說明天再到北高峰去一次後天便要回去咧趙鳳秋聽到這裏心裏更加歡喜暗想明天他們既要到北高峰去我也不必到別處去找了不如竟在北高峰上等罷又想這消息要告訴張頌清不要告訴張頌清這個人雖然大家說他鬼計多端只是方才望湖樓的事他自命神機妙算後來畢竟失敗了這事不如不告訴他罷想定了主意便又盤算着明天怎樣去守候怎樣會而怎樣講笑想得心花怒放後來忽然又想到假使明天下起雨來他們改期不去了或是人家多去獨有他不去可怎麼樣呢心中不覺又憂愁起來一夜胡思亂想眼睛望着帳頂始終沒有睡着明天天沒亮清早就爬起来穿好衣服便想叫茶房倒水洗臉叵奈那幾個茶房睡興方濃憑你呼喚總不答應趙鳳秋沒法又不敢放聲高叫只得在房裏找着了一面盆冷水洗了一洗從行篋裏找出一瓶子雪花膏一瓶子凡士林照着水膩了一頭一臉自己顧影自憐了一會方才興興頭頭的揆出旅館大門一路向北高峯奔去奔到山腳下面已是熱汗滿身便向一塊石頭上坐下歇歇力一面獸想這時候那密司錢可曾起來可曾洗臉可曾出門又想他們不來則已要來時這條路是到北高峯的要

道。我在此地等他。決計不會出岔兒的。打定了主意。率性坐在石頭上。老守不上山了。這樣。坐了三四個鐘頭。只見來往的。除了幾個打柴的樵夫之外。簡直沒見一個人影兒。看官大凡人約定了朋友相會。等着不到。最是心焦。況且趙鳳秋所等的。又是一個綺友身旁。又沒有一個同伴可以談談。心中格外的焦急。自不必說了。過了晌午。時分趙鳳秋非但心裏焦急。那五臟神索薪的電報。又到了。伸手向衣袋裏一摸。似乎還有幾個錢。何奈沒處買東西吃。附近的路途又不熟悉。假使跑遠了。那密司錢忽然來了。時豈不前功盡棄麼。左思右想。除了忍耐。更無他法。只得自己把褲帶緊一緊。依舊文風不動的坐着。後來越等越心煩肚裏越餓。眼瞧着那太陽要下山了。依舊是青鸞信杳。黃犬音乖。方才曉得沒有希望了。沒奈何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回到下處。吃了晚飯。躺在床上。氣了一夜。看官大。公女校裏失竊那件事。不但趙鳳秋想不到。便是洩漏天機的那個辛智華。也是始終沒有覺察。直到後來。辛智華接到妹子的信。告訴了趙鳳秋。趙鳳秋方才明白。然而這個苦子已吃得不小咧。這是後話。當時他們在杭州住了幾天。又到上海。玩了兩夜。大家興盡。囊空。方才掩旗息鼓。搭着火車。回到南京。城裏他們那個明道大學。便在城北清涼山的下面。七八座大洋樓。瞧着着實威武。這天辛智華等各自回到自己的寄宿舍裏洗浴的。洗浴剪髮的。剪髮一連休息了三天。大家的精神方才復原了。

第三天上辛智華正在自修室裏整理整理書籍預備明天上課的事情。只見李旬生散着衣襟，拖着鞋，一路笑了進來，頭上新剪的頭髮，根根豎的筆直，一股肥皂臭濃的撲鼻，手裏還托着包花生米兒不住的拈來往嘴裏送一進門，便向辛智華道：「老辛，你一個人在這裏做甚？辛智華道理書呢？明天不是要上課了麼？」李旬生道：「你快不要文縐縐的討厭罷！」下月十一日聽說又要開聯合運動會了，這一次我們學校總得搶他一個第一，所以我們各級各科多想舉出代表來去要求校長停課一個月預備各項運動，你贊成不贊成？辛智華道：「怎麼又要開運動會呢？去年秋裏不是在蘇州開過一次了麼？」李旬生道：「那個是省立學校的聯合運動會，這個是全省中等以上學校的聯合運動會，不限定省立的學校，所以性質不同，并且這一次的地點就在南京省城，不要到別處去。」辛智華道：「便是如此，預備運動那裏要一個月競技的練習，在乎平時好的早已好了，不好的也不是一時可以預備得起來的。」團體運動的預備一星期也儘够的了，何須一個月呢？況且我們這一學期因為天氣冷，開學已是遲了，開了學教員沒有到齊，又耽停了一星期，剛上不到十來天課，便是旅行，這次旅行在路上十天，加着三天預備三天休息，占了半個多月，如今又要預備運動會了，運動會過後，剛巧放暑假，這還讀什麼書呢？大家頑罷了。」李旬生道：「你一個人不贊成可也，沒用，你不知道現在學校名譽的優劣。」

最重要的。是運動。一項今年運動。一占勝利。明年學生一定發達。便是經費上。也可以多報銷。些。所以我們的校長也竭力的提倡運動。我想這次要求他沒有個不贊成的。做教員的。尤其希望少上一天課好一天。不然他們每月一百幾十塊錢的薪水。向那裏去報銷。釣魚巷裏的。那些龜子。兔孫。都只好喝大西北風了。說罷。把手裏的花生壳。摔了一地。搖着頭走了。出去。李旬生這句話。後來果然驗了。各級代表去要求時。那校長不但准他們停課一月。并且自當日起。凡當選做運動員的。每人每天奉送牛乳一磅。餅乾一罐。一直到開過運動會為止。另外還從會計處撥出五百塊錢。來製造各種新鮮旗幟。漂亮行頭。所以全校的人。沒一個不興高彩。烈準備去奪他一個錦標。來誇耀。誇耀。光陰迅速。轉瞬之間。到了五月初十日晚上。那校長便在校裏備了三席盛饌。專請二十多個競技運動員。和兩個運動教員。酒過三巡。那校長親自捧出一對金杯。一座銀盾。向運動員道列位。這一次去務望大家竭力替本學掙一個面子。并且六大學的足球比賽。也在這次同時舉行。上年我們和杭州大學比賽。還輸了一球。這番要和上海神州大學。比了神州的足球。是舉國聞名的。我們務要打敗了他們。把這榮譽奪過來。才好這裏一對金杯。是預備獎給足球隊的。這銀盾。是預備獎給競技優勝的。如今且放在這裏。專等諸位凱旋的時候。來領去說罷。大家聽了好不歡喜。又飲了幾遍酒。盡醉而散。明天一

早。全。校。的。學。生。都。穿。齊。了。制。服。整。隊。先。到。大。門。口。候。着。不。多。一。會。兒。只。見。四。五。輛。馬。車。如。飛。的。從。鐵。欄。門。裏。出。來。車。上。的。人。也。有。穿。着。西。裝。的。也。有。穿。着。制。服。的。也。有。不。穿。衣。服。赤。着。膊。祇。穿。一。個。運。動。背。心。的。一。個。個。奇。形。怪。狀。那。李。旬。生。率。性。渾。身。精。赤。祇。拿。一。條。絨。線。單。裹。着。大。家。瞧。着。彷彿。和。柳。樹。精。一。般。馬。車。跑。出。門。一。片。軍。樂。和。歡。呼。的。聲。音。着。實。熱鬧。運。動。員。去。後。大。隊。人。馬。也。跟。着。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六回 幾樁條件一概應承 三日自由大家拚命

却說這次運動會參加的學校公私立合算足有五十多只會場便在大中橋的公共體育場上場中心高高豎起一面白湖縐黑絨剪字的大纛直矗到雲端裏迎着大門有一個五彩輝煌的大門樓門樓旁邊便是一座軍樂臺左面便是辦事員休息室大門對過一座最高大的木臺四周用松柏枝和綢緞繫滿了的便是司令臺和地方長官的特別席全場的周圍多用繩子欄開分成一方塊一方塊的每一只學校的學生就占這麼一方塊地角上便豎那學校的旗幟平常看的人都祇能站在繩子的後面不能跑進去男女學生席本來拿司令臺做分界司令臺的左面是男學生席右面是女學生席臺後也有兩條繩子攔住後來不知怎的那兩條繩子忽然被人割斷男學生人數多便都擠了過去那場上糾察員查見了忙把繩子扣上一轉眼的當兒可又斷了糾察員重行接住另外又教人豎上一塊木牌上寫男女界限各人自重等字樣自以為這樣總可安穩了不道過了一會兒連繩子木牌一總都不見了糾察員一賭氣索性不來糾察了任他們媽媽糊糊的過去再說那明道大學大隊人馬到場的時

候有二三十個學校早已到了其餘的正在陸續的進來。門口的軍樂臺上不住奏着歡迎曲。不一時到了九點鐘各學校差不多要到齊了一聲號炮便算開了會全體向國旗行敬禮。唱國歌接着便是督軍省長代表致訓詞。教育廳長演說那督軍和省長二位大人這時恐怕正和他們的姨太太在溫柔鄉裏尋那做不完的好夢。萬不料有兩個代表站在這裏替他。哼那篇西洋派的八股調呢。那位教育廳長的喉嚨比蚊子還細。全場五六千人遠遠的只見他那尖而又小的頭顱亂晃誰也沒有聽見他半個字的聲音。一陣子混過了接着便唱正文。各學校的運動員都按着節序單上一節一節表演起來。這其間在下這枝筆倘若也要照着秩序單上那一個學校演甚麼那一個運動員跑多少遠跳多少高一段一段的寫出來便再拉上兩車子墨水也記不齊。全然而列位的頭恐怕多要脹的像巴斗一般還要罵在下不會做小說只會做滕文公呢。閒話不談且說辛智華這天也跟着同學在場上觀看。只是他生平不歡喜看運動會。這天勉強看了一刻覺得有些心煩意亂起來便起身出了自家學校的繩欄繞着場沿一路走去。走到一處瞥見一個繩欄裏面那幅旗上寫着上海神州大學的字樣。心裏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原來他有一個朋友叫談鍾的。在神州大學裏讀書。有一年多不見了。當下他便走近那面旗下一望見談鍾果然在人叢裏面兩手擎着一架望遠鏡在那裏瞧。

女學生口裏還不住。喝彩。那個好嗎。這個好嗎。他的幾個同學挨在他身旁。一個個伸長了頭頸。正在恭候他。那架望遠鏡。辛智華忍不住笑。喊道。談鍾兄久違了。談鍾放下鏡子。回頭一看。見是辛智華。忙說。你等等。我就來當。當即便把望遠鏡向衣袋裏一塞。抓了一頂帽子。從繩欄上直跳出來。拉住辛智華道。我前天到南京就想來看你。因為路途不熟。不曉得你們學校的所在。所以沒來。你怎麼瞧見我的。辛智華道。我見了貴校的旗子。才找到的。我們何不找個地方坐了談談。談鍾道。那邊有一個高泥墩。我們何不就上去坐坐。要看看運動也很清楚。辛智華道。你今天輪不到運動麼。談鍾道。怪熱的天。那個發了獸。肯跟着他們拚着命的造汗。辛智華笑道。那麼你這次來是專為看的麼。談鍾道。怎麼不是人家運動用手腳。我的運動用眼睛。難道不是一樣的運動麼。辛智華道。你不知我連眼睛也懶得運動呢。兩人說着笑了一陣。辛智華當下便在會場裏買了些甘蔗。荸薺和餅乾之類。和談鍾兩個兜到那座小土山上。找一塊乾淨的地方坐下一面談。一面吃。辛智華正吃餅乾。便向談鍾道。我告訴你一個笑話。兒談鍾道。甚麼笑話。辛智華道。我們敝校的校長。他對於運動這件事。看重得了不得。前幾天他恐怕幾個運動員練習壞了身體。停了課。不算每人每天還送他一磅牛乳。一罐餅乾。供養着你。想可笑不可笑。談鍾哈哈大笑道。你這人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像這種事也算笑話。鄭重其事。

的說給人聽。這才真是笑話。咧。我且告訴你別處學校裏款待運動員。一年到頭當祖宗供養的多着呢。一磅牛乳。幾罐餅乾。算得甚麼。辛智華搖搖頭不信道。你且說出來聽聽。怎的是當祖宗供養。談鍾道。我說一件事給你聽。只是你別把嘴笑歪。我們敝校的足球隊。不是歷來稱雄海上。連外國人也見了頭痛的麼。不道前年春天和極司大學比賽。忽然連輸了三球。全校的人都直跳起來。連外邊人聽了也奇怪。後來我們仔細一打聽才曉得他們球隊裏添了一個健將。那健將姓甚名誰。我也記不清楚。只曉得這人生的短小精悍。所以人家替他起了個外號。叫矮金剛。是個廣東人。這人聽說十四歲到上海進了一個不知甚麼的中學。一口氣讀了十一年零六個月。却還是個中學一年級。何以呢。因為那個中學的功課非常嚴緊。英國算三門主科。有一門考的不及格。便不得升級。可是矮金剛除了會踢幾腳足球之外。上起課來。冬瓜撞木鐘。從來不會有絲毫的進步。所以永遠不得升級。辛智華道。那麼他何不轉學呢。談鍾道。他那有不想轉學之理。無奈他父親和那校長是老朋友。每年寄學膳費。總直接寄給那校長。所以他不能轉學。可是他別的學問沒有進步。那踢球的本事。却蒸蒸日上。整整踢了十一年零六個月的球。還有個踢不好的麼。那極司大學的校長不知怎的被他打聽出這個人來。登時請了兩個和他相識的學生去。央求他轉學過來。那矮金剛知道了這消息。忙擺起了一。

座松香架子向來人說道我承此地做校長的情留著我已經十多年了我心裏很捨不得到別處去如果你們貴校長一定要我轉學過去須得依我三個條件第一條我一轉學便要插大學一年級第二條學膳宿費一概免繳每月還要貼我二十塊錢做零用第三條我除了踢球之外上課要隨我高興不能干涉晚上出去坐汽車聽戲吃大菜的錢都要開公費這三個條件如若承認我的我便轉學不然時休想那兩個學生回去將一番話告訴了校長校長一疊連聲說承認承認一總都承認當下矮金剛便由中學一年級生一躍而爲大學生你想可笑不可笑辛智華聽了張開了嘴只是做聲不得談鍾道這個還不算奇還有一個叫做法華大學的你曉得麼辛智華知道的怎麼樣談鍾道這法華大學的運動向來是壞透壞透的有一天居然也敢來同我們比球當時我們就同他比一個鐘頭之內被我們贏了一打零四球他們的校長那時也在場觀看見了這種情形氣的鬍子根根直豎臨了去的時候我們還放爆竹百響一路劈劈拍拍的歡送出去聽說那校長一路走一路哭彷彿是客串了一齣大出喪後來回了校千方百計的想那提倡足球的方法想了幾時居然被他想出一個美人計來原來這法華大學還附設一個法華女子大學校舍雖然分開校長是他一個人兼的這天他召集了全體學生在大禮堂上宣布了提倡運動整頓球隊的多少話末後又說道

從今天起你們球隊員和別個大學比球。如若勝了一個球，便准你們在女子大學校裏自由三天。勝了兩個，便是六天。勝了三個以上，凱旋回校的時候，我叫女同學替你們把盞祝賀。當時又怕許多女學生不願便，又說古時羅馬的英雄比武，那些王侯卿相的公主郡主都出來替他們執鞭把酒解甲，裹瘡，以爲榮耀國家，尙武精神，應當如此的話。那幾位熱心校譽的女士，便都承認了。自從這個條件一宣布，那法華大學的足球隊員，平空添了一百多人出來，和人比賽，果然所向無敵。你說這件事不更有趣味麼？辛智華怔了半晌，笑道：「這個真是聞所未聞。那位校長先生的措辭實在佩服。自由三天的自由，兩個字真含糊得妙，不可言難爲他怎麼想的起來。談鍾也笑道：「自由兩個字這樣用法的也多得很。卽如現在許多軍事學家攻城略地的時候，那一個不先鼓勵他的部下，一番說攻破了城，准你們自由幾天呢？談鍾說到這裏，忽抬頭道：「阿呀，那邊場上不曉得是那一個女校正在跳舞呢？辛智華也立起身來，看了一看，道：「他們都穿着水紅色的夏季制服，黑色的裙子，恐怕是蘇州的大公女校呢。你把望遠鏡拿出來，讓我瞧瞧我舍妹在隊裏不在。談鍾笑道：「真個我身邊帶着望遠鏡，也會忘了呢。當下便伸手去拿出來，道：「你們令妹也在大公女校麼？辛智華道：「是的，不過他昨天有一封信來，說爲了一件事，要到江陰去一次。這次運動會，恐怕不得來。我家在江陰，又沒有親戚不曉

得爲的是甚麼事。如果他沒有特別要事，像這種奉旨遊玩的好機會，他決不肯錯過的。說着便接了望遠鏡架在目上對準了光瞧了一會。道：「這舞隊正是大公女校的。我一瞧他們胸口三角形的徽章就知道了。只是舍妹沒來。一定是到江陰去了。」談鍾在旁邊道：「安知來了沒有加入運動呢？」辛智華一面看一面說道：「不會的。這套胡蝶舞是他的拿手好戲。來了那有不加入之理。咦，那個姓錢的錢甚麼，哦，他叫錢紹貞，他也在隊裏呢。只是他的妹子紹珉爲何反沒有加入。難道也沒有來麼？」談鍾在旁邊着急道：「你只顧一個人看了，自言自語可把我兩只眼睛要餓死了。究竟那一個錢紹貞快讓我也看看。」辛智華忙把望遠鏡遞給他，笑道：「你怎的這樣性急？你看那站在前行身兒胖胖臉兒黃黃手腕上戴着一個金手表的，便是錢紹貞。談鍾道：「呸，這個人有甚麼好？你看他身體轉折够多麼笨，虧你也會看中他的。」辛智華道：「胡說我不過說認識他，那有甚麼？看中不中的話你不曉得他雖長的不好，他的妹子却着實漂亮。并且學問也好。今天可惜不在隊裏，不然給你見了，恐怕連眼珠子都要嵌進鏡筒裏去呢。」談鍾道：「你別亂吹了。你這位先生向來是拉着驢子當馬騎的，阿姊這樣妹子再好些，恐怕也有限的。」辛智華不悅道：「你斷定他不好就不好罷了。何必多論。」談鍾笑道：「我沒瞧見怎麼斷得定好不好，也不過是憑理推測的意思。你既說好就好，是我的肚子可覺得有些餓了。想必時

候。不。早。我。們。回。去。罷。當。下。辛。智。華。便。和。他。下。了。土。山。各。自。分。手。回。場。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七回 有意開籠閹奴遁跡 無心入阱視學施威

却說辛智華自土山上下來別了談鍾回到運動場上只見大女校的蝴蝶舞早已完了換了別個學校的運動校役帶的麵包和熟牛肉這時大家正分着吃辛智華便也湊上去大嚼了一回吃過後一點人數在場的只賸了五六十人那一大半除掉運動員之外大概多吃不慣這冷麵包所以尋朋覓友的上館子去了辛智華坐了一刻被太陽曬得有些頭昏腦脹便一個人又走了出來想叫車子回學校只見路上遠遠的站着兩個人好像一男一女辛智華走近了些只見那兩人都是認識的男的是趙鳳秋女的是錢紹貞錢紹貞見了辛智華忙鞠躬招呼辛智華少不得也還了禮道貴校此番來了多少人舍妹也來了沒有錢紹貞道做校來了五十多人令妹可沒有來辛智華囁道令妹紹珉君也沒有來麼錢紹貞道他已經退學了辛智華聽說退學不覺吃了一驚正要問他爲什麼退學旁邊那不知趣的趙鳳秋見錢紹貞和辛智華多講了話不覺吃了些隔壁醋只顧催着走說站在路上講話被人瞧了不便錢紹貞被他催不過只得忽忽忙忙的跟他走了把個辛智華弄得又好氣又好笑只得也

叫車子回校去了。列位那錢紹珉在大公女校裏讀書論學問論品行都算得是錚錚佼佼的一個優秀分子。怎的忽然會退學起來。辛智華的妹子志成平日對於跳舞運動等事也有一百二十分的熱心。怎肯把這全省學校運動會的盛典辜負了。趕到江陰去呢。這中間都有些牽絲攀藤的關係。等在下讓這邊滿場的學生坐在太陽底下曬一會兒。回轉來將錢紹珉退學這件事細細的敘述一番。却說大公女校自從那一次大失竊之後。等到錢紹珉等回來大家一檢點也有失了衣服的。也有失了簪珥的。也有連而盆手巾都不見了的。烏飛雀亂的大鬧一場。末後開出一張失單來。一總損失估價有八百餘元。校長章超羣心裏也有些慌了。暗想這事明明那冤家做的。破了案別的不打緊。祇怕將他逼急了。在衆人面前把以前幹的事一五一十的和盤托出起來。那時我又不好將他的嘴掩起來。的。況且別的事可以賴這件事還有證據在他手裏。那裏賴得去呢。咳。冤家呀。冤家。你這裏吃了現成茶飯。打個太平。搯睡何等不好。還要做出這種不安本分的事來。咳。我若再讓他住在此地。天天爲他提心弔胆。恐怕總要弄到水落石出了。才歇要防患未然。不如就這個機會送他幾百塊錢打發他走了罷。當下想定了主意。到了晚間。夜深人靜的時候。果然鬼祟的去幹了一番事。明天早上那大公女校裏的門房阿榮便宣告了失蹤。那時全校的人對於這件竊案本來都早已疑心在

他身上不過因他是校長用進來的人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不敢便抓住他這個失蹤的消息一傳佈彷彿是他已經割了供狀有的便懊悔不早些抓住他的有的說這人是校長用的應當叫校長去找找不到要校長賠償的有的說這人和校長常有些鬼鬼祟祟的舉動便是此次忽然逃了也有些可疑的這種話一傳十十傳百傳到那魏老紳士的耳朵裏魏老紳士平日見章超羣舉動輕佻素來有些瞧不起他聽了這些話更加忍不住便隱隱約約的寫了一封信給教育廳長教育廳長便派了一個省視學姓孫的去查訪這姓孫的性情非常嚴厲出來調查學校最歡喜吹毛求疵不是說管理上不合便是說教授法不佳譬如有的學校主張放任的他便說風紀不良毫無秩序主張嚴格的他便說束縛過甚生氣懨懨教員上課聲音低了些他便說細語嗡嗡有如蚊叫高了些他又說高聲狂喊直類牛鳴畢竟無可指摘那也可說說廚房不衛生羣蠅飛聚或是廁所不潔淨臭氣飛揚列位試想我們中國人的廚房裏要沒有蒼蠅廁所裏要沒有臭氣除掉這位孫視學的府上再向那裏找去總而言之在他眼睛裏看來全省的學校沒有一個可以看得上眼的所以人家都替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孫老虎也是說他性情兇狠的意思孫老虎這次奉了廳長之命到蘇州來查察大公女校自以爲總可提出許多破綻發揮他一大篇禮義廉恥的改良女訓那裏曉得章超羣早已得到

了。這。個。消。息。把。一。切。秩。序。收。拾。得。齊。齊。整。整。恭。候。駕。臨。孫。老。虎。到。的。這。天。又。是。星。期。日。細。細。查。了。一。周。見。並。沒。有。破。綻。可。捉。只。得。問。起。失。竊。的。事。章。超。羣。略。略。敘。述。了。一。遍。把。一。應。罪。過。都。推。在。逃。走。的。阿。榮。身。上。又。說。這。阿。榮。是。個。河。南。人。現。在。已。派。人。到。河。南。去。追。究。了。等。把。這。人。追。究。着。了。自。然。會。水。落。石。出。的。這。事。總。怪。超。羣。一。時。失。察。尚。望。原。諒。孫。老。虎。聽。了。倒。也。奈。何。不。得。他。只。得。又。叫。章。超。羣。陪。了。去。看。學。生。的。臥。室。看。了。一。回。出。來。走。到。迴。廊。裏。忽。見。有。一。個。信。插。子。掛。在。牆。上。信。插。子。裏。插。着。有。一。封。由。他。處。寄。來。的。信。還。沒。有。人。領。去。孫。老。虎。一。看。只。見。這。信。的。封。面。上。標。着。蘇。州。大。公。女。學。校。錢。紹。珉。女。士。收。杭。州。法。政。學。校。吳。寄。孫。老。虎。心。中。一。動。暗。想。法。政。學。校。姓。吳。的。一。定。是。個。男。子。他。和。錢。紹。珉。有。甚。麼。關。係。這。信。裏。一。定。有。些。緣。故。等。我。來。檢。查。一。檢。查。看。如。若。查。出。一。些。特。別。的。事。來。也。好。教。他。們。怕。我。便。是。回。去。報。告。廳。長。也。顯。見。得。我。辦。事。的。細。心。想。罷。便。把。這。信。抽。出。來。向。章。超。羣。道。這。錢。紹。珉。是。不。是。此。地。的。學。生。章。超。羣。答。應。了。是。孫。老。虎。道。他。和。這。杭。州。姓。吳。的。是。不。是。常。常。通。信。的。章。超。羣。道。那。個。須。查。學。生。函。件。出。入。簿。孫。老。虎。道。那。麼。請。你。把。這。簿。子。拿。出。查。一。查。看。究。竟。他。和。姓。吳。的。是。不。是。親。戚。章。超。羣。只。得。把。簿。子。拿。到。校。長。室。一。回。查。了。一。回。却。見。並。沒。有。和。姓。吳。的。通。過。信。孫。老。虎。便。將。眉。毛。一。掀。頭。頸。一。豎。擺。出。一。張。坐。聖。廟。的。道。德。臉。來。冷。冷。的。向。章。超。羣。道。他。們。既。是。第。一。次。通。信。校。長。應。當。有。檢。

查的職權先生以爲怎樣章超羣心裏恨他無中生有然而當面又不能拒絕只得將信遞給孫老虎道那是應當的現在就請先生先檢查罷孫老虎接了信也不客氣一撕便撕開了信封將信抽出來看道紹珉女士惠鑒僕於女士素昧生平遽陳箋翰唐突之咎自知不免顧實有不能已於言者則以事關女士福譽轉輾思維終不敢自安緘默幸女士垂鑒焉敝校同學中有張敬其人者女士亦知之否乎據其所言固與女士居同里也顧其爲人陰狠刁狡無惡不爲敝校同人無不疾而避之前晚忽有人於其枕畔發現女士玉照一幀又紫緞錢袋一個袋角亦繡有女士姓名其人當卽陽與周旋而探其所自來乃據張敬言玉照等物均爲女士所親贈又謂女士與彼已面訂婚約彼月內將返里浼人向尊翁求婚如尊翁不允則將宣布與女士所訂密約并出玉照等物以爲要挾之具彼時尊翁爲顧全女士名譽計自不能不允云云竊念此計果不幸而成則女士畢生幸福從此休矣僕於女士雖無一日之雅然常于報端及貴校雜誌中得讀女士課外詩文畫中風采私衷欽遲輒不自已今遽聞此耗如見名花入溷不禁悲憤填胸嗟乎女士而果爲所惑也則幸納鄙言速自悔悟以女士之明察果稍留意又何微而不爛苟其不然則此中必另有別情彼儻或且肆其鬼魅之行以圖女士其危實萬狀女士尤不可不速籌對付之方也率陳所懷總希裁奪僕拳拳之忠天日可表倘不以訐

私仇復見疑。幸甚幸甚。肅順頌學安某某。某上此某某三字。係三個墨團。好似寫了重行塗去的。孫老虎看完這封信。向章超羣望了兩眼。道：「請問貴校長對於這事應當怎樣處置？」章超羣呆着臉。道：「就請孫先生吩咐。」超羣自當照辦。孫老虎冷笑道：「這個當然是貴校長的職權。不過貴校長既然問到鄙人。鄙人爲維持貴校風起見。不能不請貴校長將該生從嚴懲辦。以儆將來。」章超羣雖覺這事有些冤枉。然而一瞧孫老虎這副陰風慘慘的臉。早嚇得絲毫不敢違拗。只得抽出一張佈告條。提筆寫道：「學生錢紹珉品行不良。難期造就。爲特開除學籍。著該生家屬領回管束。此佈。」這張佈告條貼出去的時候。恰巧錢紹珉到閭門外買東西去了。那許多同學看了一個個直跳起來。然而問起原因。大家莫名其妙。不過猜度起來。那章校長雖然辦事荒唐。像這種地方。他還不至這樣顛倒。是非干犯衆怒。可見這事的罪魁禍首。必定是今天來的那個省視學孫老虎了。大衆心裏雖這樣想。然而當時錢紹珉自己又不在校裏。沒一個人敢挺身出去質問那孫老虎。就中却惱動了一位女俠士。就是辛智華的妹子辛志成。辛志成的人雖然放誕不羈。風流自賞。然而性情最是爽直。又是任俠好義。能急人之急。他平日和錢紹珉兩個最是投契。因錢紹珉年紀小身子又生的嬌弱。怕他受同學的欺侮。所以暗裏不時保護着他。錢紹珉也拿辛志成當親姊妹似的。十分親熱。至於錢紹珉雖是他的姊

姊因爲性情合不來，反而不常聚在一處。有時錢紹貞做了些荒唐的舉動，錢紹珉便要埋怨。阿姊錢紹貞聽了心裏也不舒服，他和趙鳳秋通信那件事，本是瞞着妹子。後來錢紹珉知道了，又打聽得那趙鳳秋是個混蛋，不是甚麼好東西。當下便又苦苦勸他阿姊不要這樣，免得給人家笑話。錢紹貞當時含糊爭賴了一回不多幾天，又寫了信想寄出去。錢紹珉恨極了，將這事告訴了辛志成。兩人商量了一會，商量出一個法子來去說通了一個送信的老媽子。以後錢紹貞寄出或是收來的信，一總先把與錢紹珉。錢紹珉便將他和趙鳳秋來往的信一總扣留起來。上文所說趙鳳秋好幾個月不得錢紹貞回信，正是這個道理了。那時錢紹貞心裏也狠奇怪。趙鳳秋何以忽然和他絕交起來？那愛情的熱度也未免減低了許多。直到那天從杭州回來，錢紹貞因爲許久不見他兩人通信，監察的心已懈了。送信老媽子已換了人。這天錢紹貞忽然接到了趙鳳秋的一封信，裏面寫了長長一大篇說的無非是這幾個月寄了多少信收不到你一個字的回復。心裏怎樣掛念在杭州的時候怎樣跑冤枉路怎樣挨餓等。你末後又說你究竟爲甚麼要和我絕交？務必給我一個明白。否則我的心終是不死的。錢紹貞看了這信才知道趙鳳秋並不會冷淡他。但是那許多來往的信到那裏去了呢？這一着也算錢紹貞福至心靈，被他猜到。他那位令妹一偵探便偵探了出來，果然是一些不錯。當下

把妹子恨的切骨。借着一件別的事大鬧一場。連辛志成過去勸勸。也被他指桑罵槐的發揮。一陣二人也明白是弄的玄虛。破了相鬧了出來。大家不好看。只得忍氣吞聲。讓他白罵一頓。就走開了。錢紹貞因此和他妹子不睦。紹珉和辛志成感情上却更加深了。許多這天辛志成一聽見錢紹珉斥退的消息。不覺氣的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便想立刻去質問校長。當下他跑到校長室門口。見省視學孫老虎還沒有走。正和章超羣坐在裏面講話。辛志成怒沖沖的走進去。勉強向二人行了。一個鞠躬禮。孫老虎向辛志成上下一打量。只見他穿着一件粉霞色灑花華絲葛的夾衫。黑色華絲葛短裙子。裙子的邊上裝滿了一圍的鑽。邊行動時閃閃發光。腳上穿着玄色長統絲襪。外套一雙白如霜雪。潔無纖塵的高底番布鞋。眼上戴一副淡藍色金邊眼鏡。那如雲秀髮蓬鬆鬆鬆的堆在額前。襯着那種長身玉立的風姿。分外顯得他高華清艷。顧盼如仙。原來這天上午辛志成也曾出門過一次。所以打扮得這樣齊整。孫老虎一瞧這個模樣。他那冷淡嚴酷的腦筋裏面也不免微微的起了一些擾動。不過一剎那間已恢復了原狀。當下章超羣先問道。你進來何事。辛志成略想了一想。道。請問校長先生。方才這斥退了。錢紹珉的佈告。是不是出於校長的意思。章超羣見孫老虎坐在旁邊不好明說。只得勉強答道。是的。辛志成道。校長的佈告上說。錢紹珉品行不良。難期造就。究竟錢紹珉品行不良的地。

方在那裏。並且他進本校已經將近二年了。校長既知道他品行不良。難期造就。爲甚麼不早
些知照他。到今天才斥退呢。章超羣沒話說。只得拿那封信給他。道：「你且看這封信罷。」辛志成
看了一遍。不覺暗暗吃驚。既而發怒。道：「請問校長。這封信何以便可算錢紹珉品行不良的證
據。不要說寄信人沒有具名信裏的話。作不得準。便算他句句確實。校長又沒查一查明白。怎
見得那幾件東西。定是錢紹珉的。便算確是錢紹珉的。怎見得其中沒有別的原因。一定是錢
紹珉親自送給什麼張敬的呢。寫信的人。尙且不敢斷定你老人家倒反瞭然如見。有這道
理麼。這樣模糊影響之事。便輕輕的把品行不良四個字。斷送了人家一世聲名。半生幸福。你
老人家心裏。忍得不忍得。這一番話。說的章超羣啞口無言。旁邊孫老虎聽了。也覺得有些理
虧。因見章超羣閉了口。只得勉強穩住了。說道：「你叫甚麼名字。你見了你校長。和本視學何以
這樣傲慢。無禮。辛志成轉過臉道：「學生辛志成。今天因校長斥退同學錢紹珉的事。罪狀不明。
學生心裏懷疑。所以來質問。怎敢傲慢。孫老虎道：「既然如此。這件事與你何干。況且你現在已
問明了。便可去了。辛志成道：「不這個事。學生至今沒有明瞭。還須請解釋一番。孫老虎眉頭一
皺。道：「這信。你已看過。他把照片等物。送給張敬私訂婚約。難道這種品行。還算好麼。辛志成道：「
你怎見得那照片和錢袋。定是錢紹珉送給張敬的呢。孫老虎道：「不是送的。難道是偷的。不成。」

辛志成笑道：「雖不是偷的，却也和偷的差不多。」孫老虎變色道：「你可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辛志成道：「我自然明白。當下便把怎樣在杭州旅行，怎樣到公園遊玩，怎樣遇到他哥子智華，怎樣坐在亭子上談了半天話，怎樣聽見歸隊號，忽忽忙忙的回去，怎樣走到半路上覺察丟了錢袋，大家着急，又因天色晚了不及回去尋找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末後又道：「這件事當時有紹珉的阿姊紹貞可以證明。倘然說紹貞的話不能作準，那麼我還可以找出一個證據來。便是那天遺失袋子的時候，我哥子比我們遲走一步，我們猜着他臨走必能把袋子拾着，所以我回校之後立刻寫信去問他。他復我一張明信片說：『沒有拾到這袋子。』這明信片可以拿出來給你們看。上面有的是郵政局的戳記，難道還能假造麼？說罷，鼓起了兩個腮，斜視着孫老虎，只是發氣把個孫老虎聽的目瞪口呆，心裏暗暗埋怨自己不該如此鹵莽，惹出這位女將軍來，不得下台。要知孫老虎怎樣回話，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八回 難下台倒串三花臉 真上勁重哼獨韻腔

却說孫老虎萬沒有料到辛志成當場能够證明出那錢袋和照片的來歷來所以聽了他一番話弄得目定口呆暗想這明信片的話他既敢這樣侃侃而談決計不會杜撰的了如今自己若不急速扳順風舵破下臉來必定要吃他一個大虧這又何苦呢俗話說的得放手時且放手我現在不如索性賣一個人情將罪過一齊推在章超羣身上他是校長不好意思說出不負責任的話來便算他們肚子裏明白然而看見我已經溜了韁也應當心照不宣總不至於給我下不去的了想定了主意便裝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臉迴過頭來向章超羣道我才聽辛君這一番話覺得狠是可信貴校長這個辦法實在是太嚴厲了些況且像辛君爲了同學的事肯這樣不辭勞悴的出來替他剖析真令人可敬真令人可敬貴校長縱不看兄弟的面也應當看在辛君的面上把斥退錢君的成命收回來了等調查明白了再行發表也不爲遲呢說罷把兩隻老鼠眼向辛志成一溜頭頸一扭牙齒一露裝出一種千嬌百媚的樣兒把辛志成瞧了個骨軟筋酥氣又不是笑又不得章超羣一方面聽了他的話又瞧了他這番做功

知道他已給辛志成撞毛恐怕快。要顯原形。所以只好倒串一個三花臉。預備爬牆頭了。這事本來完全是他一個人的主意。瞧他方才那副包龍圖的嘴臉。其實可惡。若非挖苦他一下。怎能甘心。不過他到底是個省視學。我們和他爲難。到底有些投鼠忌器罷了。瞧在飯碗面上。少不得搨了他這個木梢罷。當下便也笑道。孫先生說的是。只怪鄙人辦事糊塗。方才不曾先請教過。只是現在既已宣布了。出去便要收回。爾反爾在鄙人面子上。似乎太下不去。最好這個布告。還是請孫先生代揮一揮。不然也得同具一個名。免得學生笑話。孫老虎一聽這幾句話。都有些生薑味兒。然而這口氣。少不得要忍他。只得忙陪笑道。這個還是要勞章先生主裁。兄弟萬不敢越俎。如果一定要附列賤名。也未爲不可。說罷。又向辛志成擠眼。彷彿又要演丑表功。辛志成這時知道大功告成。也無心瞧他們。二人的醜態。忙把那信拿在手裏。灣了灣腰。退了出來。趕到自修室裏。一看。只見錢紹珉已是回來了。正伏在桌子上。哭許多同學。繞在他周圍。也有勸他的。也有問他究竟爲甚麼緣故的。也有替他不平的。惟有他阿姊錢紹貞。依然像沒事似的。遠遠坐着。寫自己的信。並不過來慰問。那許多同學。正在議論紛紛。一見辛志成進來。忙又擁着問他。端的辛志成一面拉起錢紹珉來。替他拭眼。淚。一面把方才和孫老虎辦的交涉。一字不遺的說給衆人聽。衆人都替錢紹珉歡喜。又讚辛志成能幹。鬧了一會。大家散。

了。錢紹珉却拉了辛志成，手仍舊嗚嗚咽咽的哭。辛志成道：「你現在事情已了結了，還哭些甚麼？」錢紹珉道：「你不知此地的事情，雖然承你救了我，可是我家裏的事正沒了結呢。」辛志成道：「我正要問你這封信上說的張敬那東西，你究竟認不得錢紹珉道什麼，認不得他的父親是敵處地方的一個土棍，我和那張敬還是小時候的同學，不過我自從出了那小學校，本有好幾年不見他了，不道前年的暑假，我和貞姊從無錫坐輪船回家鄉，忽然遇到了他，他便和我攀談，我因他素來名譽不好，不肯和他多說話，後來他請我們吃飯，貞姊擾了他的，我連水也沒喝他一口，不道那一次回家，他竟夾着他父親來我家求婚，幸而我父親也瞧不起他家，不肯允許，嗣後我便沒見過他的面，想不到我這錢袋和照片竟給他拾了去，這也可算奇巧極了。這次他若果然要回去實行那信裏說的辦法去恐嚇我父親，我父親性情非常嚴正，想要他受了恐嚇，便將我許給張敬，那倒可以放心，決計不會的。不過我的名譽從此被他破壞，這一次暑假回去之後，再要想出門一步，是永遠不能夠的了。說罷，又哭了起來，哭着又道：「這事貞姊如肯出來替我在父親面上詳細伸訴一番，或者父親還不至疑心何奈他現已恨我切骨，我沒事，他還巴不得我生些事來，離了校好讓他一個人舒服呢。現今我去求他，他肯在父親面前少添出些枝葉出來，已是萬分的情分了，怎還望他肯替我出力的剖白可。」

惜我沒有像你這樣的一個親姐姐。不然也何至於常常要受人家的欺侮呢？錢紹珉說到這裏，倚在辛志成懷裏哭的更加傷心。辛志成一面勸他不要哭，一面也躊躇了半晌，道：「你這慮的也是罷了。我送佛送到西天，索性由我來同你到府上去一次，把這事向你家老伯剖說個明白，先防備好了。那厮免得日後變出別的花頭來。你家老伯如果怪我莽撞，任憑他打我幾下罵我幾句，我也不怨我非要替你把這事申說明白不可。好在我們理直氣壯，真的事到底假不得。這個辦法你瞧好不好？」錢紹珉止了哭，道：「好姊姊，你若肯和我同回去，我的胆也壯得多了。只是我這一次回去後，便算我父親仍許我出來求學，我也不進這個學校了。辛志成道：「這也使得。女學校多得狠，我們何必定要挨到這裏來呢？前天我聽見家兄智華告訴我南京有個秣陵女子中學校，辦得狠發達。我和你到暑假後，何不竟轉學到那邊去，并且和家兄住的相近，也有照應些。可是這話現在還談不到，且等你這個風波平下去了，再商量罷。」錢紹珉道：「你真個和我同到江陰去麼？」辛志成道：「這個自然。」錢紹珉道：「那麼你這一次的南京運動會，是不得去的了。你爲我犧牲了一個遊玩的機會，不要緊。可是本校的蝴蝶舞沒了你，一定弄不好。辛志成道：「這個話還說他做甚？我幫你去清理東西，趕快回江陰要緊。二人當下收拾好了行李。辛志成又潦潦草草的寫了一封信給他哥子，說了要到江陰去不能來南京的。

話到晚上二人也不去知照錢紹貞。逕自到江陰去了。錢紹貞心裏本巴不得他妹子斥退。後來見辛志成進去向校長一說。居然收回了成命。心中老大不滿意。所以在南京遇到辛智華。問他便隨嘴說了句已經退學。究竟此時錢紹珉回家是真的退學不退學。連他自己也還沒有定呢。這件事情交代明白了。仍舊要迴叙上文那個運動會的事。却說這天會場上自從辛智華走後。不到半小時。重行開始運動起來。這運動節目裏團體運動千篇一律的多。是些徒手啞鈴球竿棍棒普通兵式等頑意兒。大家都看膩煩了。所以除了女學生的跳舞之外。這團體運動簡直是誰也不要去看。他大家所注意的都在競技一方面。而尤以賽跑爲最好。看賽跑本分五十碼百碼二百二十碼四百四十碼八百八十碼一英里等等。大概中等學校的運動會跑一英里的。很少。最長的距離。便算八百八十碼了。這八百八十碼賽跑。是李旬生最擅長的。拿手好戲。去年的運動會裏。曾經搶着過一次錦標。所以這會子格外來得起勁。你看他赤身露體。腳上套了一雙跑鞋。嘴裏啣了一支香煙。搖頭擺尾的。只管在會場裏亂撞。大有舍我其誰之概。少停那場上司令員喊跑八百八十碼的運動員預備。李旬生聽見了。忙跑回來。從網籃裏找出一瓶松節油來。伸直了兩隻毛腿。喚兩個同學拿毛巾蘸着油替他擦腿。那體操教員也走過來。一面叮囑他跑時要怎樣小心。怎樣取巧。一面也幫着他擦腿。擦了一會。知

道快要跑了。忙把身上披的一條絨單揭了下來。緊一緊鞋子。跑了出去。跑到司令台左面。只見早有五個人站在那裏。一個司令員拿着一本小簿子。在那裏點名。點到李旬生。李旬生忙上前答應了。到那司令員點名。教他們拈鬮。拈定了裏外圈的次序。分開站定了。李旬生一瞧那五個人中間。有四個人身上都有運動衣。腳上都有跑鞋。和自己一樣。只有一個運動員。形狀土頭土腦。身上禿龍穿一件藍布大背心。腳上並無鞋襪。司令員叫他預備。他也不懂得將身子爬下。仍直僵僵的站着。東張西望。大家都覺得好笑。李旬生留心看他。背脊上標出的號碼。是第九十七號。知道是江北那一個學校的。暗想他這種獸樣兒。怎敢來和我們比賽。停一刻。一定是他押隊的了。正想着。只聽那司令員又喊了一聲。大家注意。忽見那九十七號的朋友拔步就跑。跑了一段。不見別人。跟上來。只得仍退了下來。司令員忙道。你沒聽。礮響先跑。違犯運動規則。應罰後三步。當下逼着他退三步。站了。又喊了一聲。注意。那幾個人大家豎起了耳朵。候着。不一時。礮聲響動。大家拚命往前奔去。誰知這位九十七號的朋友。索性站着不動了。直等司令員招呼了他一句。快跑呀。他才跑。這時他和前面幾個。已隔開了五六丈遠。他的跑法。又非常特別。身體東斜西斜。兩手拱的高高的。嘴裏還不絕的嚷着。喂喂。讓開。讓開。嚷的四面看的人都笑得肚子痛。這跑八百八十碼的長距離。須要繞全場三匝。他起初兩個

圈子只有落後並不上前跑到第三個圈子那前面的幾位跑的漸漸慢了。他老人家却依舊斜着肩膀哼呀哈的往前直衝。這時本是李旬生跑在最前。誰知將要進凱旋門到終止點的地方已被那位九十七號的朋友追過五尺來遠。李旬生心裏一着急一脚誤踢在路旁碎石上站不住登時攢在地下跌了個發昏。章第十一旁邊現成的許多白衣白裙掛着紅十字徽章的看護婦忙過來攙了起來。只見他兩眼上插面白如紙。這傷勢實是不小。只得把他放在籐床上叫人抬到場後。臨時醫院裏去了。這邊賽跑的結果當然是九十七號第一大凡賽跑跑前三名的人跑過之後都要命。兩三個同學或是場裏的看護隊員攙扶着手裏替他拿着優勝旗在全場周圍兜他一兩個圈子。說是爲他跑的路多了血液流動太急一下子便停頓了。恐怕身體受傷的原故。其實那一半還不是抱的出風頭主義走在人家面前好教人家羨慕他歡迎他麼。所以那運動員便是不十分吃力却也要裝的像懨懨欲死的样子。慢吞吞的搖着走呢。不然那跑在末尾的人也未嘗不吃力。何以便沒有人來扶了他。兜大圈子呢。我這話有人說我太刻薄。然而要問到那班人的心理上。可是那一個不如此。這一次這九十七的朋友跑了第一。自然也有人照例候着想扶他去。兜圈子不道這位朋友跑到了便向人叢裏一鑽。一霎眼便不見了他的影子。衆人都覺得奇怪。四圍一找只見他一個人躲在一隻茶缸

底下手裏捧着兩塊硬燒餅一杯冷茶正吃的寫意大眾見了忙笑着圍上去問他可覺得吃力他一面吃一面笑道這算得甚麼俺從前在上海的時候那一天不要跑上百來里路今天這麼一點子路還沒有十六舖到火車站的遠近真算不了甚麼真算不了甚麼說着如無其事的仍吃他的大餅旁邊他那校長聽見了忙過來扶他起來道你跑的吃力了不要多講話了快回去休息休息罷說罷便自己扶了他走了這一班人瞧着他這個樣兒又聽了他這一番話都分外的疑心後來去細細的一打聽居然被他們打聽了出來原來這位朋友並不是那個學校的學生他以前本在上海拉過好幾年黃包車後來積了幾個錢便不拉車子了回到江北他那家鄉來不上幾時又託人薦到那個學校裏當一名校役這學校辦在江北地方對於課外游藝及運動方面簡直是一竅未通這一次聽說要開全省學校的運動會了那校長才着急起來想抱抱佛脚看誰知這團體運動還可以弄猴子似的弄出一兩套來惟有賽跑及跳高這一類的頑意兒平日不練習再不得好的那校長人急智生忽然被他想到了這位朋友身上他想他以前曾經在上海拉過車子賽跑的本領一定不小不如叫他頂了一個學生的名字去試他一試祇要他自己不說出來誰還曉得他是校役是學生呢當下定了主意便喚了他來拿這番話向他說了問他願不願他自然沒有什麼不願便一口承認了

當下那校長便叫他穿了跑鞋先試試看他道這種外國釘鞋我穿了走不到三步便要跌倒并且我若穿了鞋襪是再也跑不快的那校長沒法只好隨他赤着脚及至跑起來果然飛快只是有一樣不好他跑的時候嘴裏還嚷着喂喂讓開讓開車子來了老爺們讓一讓兒喂你這個豬頭三走路不帶眼麼這一類的話他老人家嘴裏說的連連貫貫十分圓熟那校長聽了忙叫他不要說這話他道這個不與這許多話我在上海拉車子的時候說慣了的現在雖不拉車子但是腳底下只要一用力嘴邊就順了出來了你要我改掉是改不掉的那校長道這個非改掉不可我來教你個法兒你跑的時候只要把牙齒拚命的咬緊了說話自然不出來了那位朋友無奈只得忍着學習過了幾天果然能不說了那校長見了狼爲歡喜這天上場的時候誰知他又嚷了出來幸而只嚷了喂喂讓開讓開兩句沒把底下的一段接上去所以還不至露出馬脚來這一段事實還是這班人在運動會過後打聽出來的當時誰能猜的出他這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呀這運動會裏發生的種種離離奇奇的笑話在下一時間也說不完許多只好俟有暇的當兒再寫些出來給諸君解悶下一回可又要說到辛智華的事了

社會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九回 逃考試醞釀小風潮 遭訓斥鼓吹大革命

却說辛智華自運動場上回來路上遇見錢紹貞想打聽打聽他妹子志成到江陰去的原因無意中却得到了錢紹珉退學的消息不覺吃了一驚正想問問明白不道又被趙獸子吃起隔壁醋來把錢紹貞硬拉着跑了辛智華無法只好忍着一腔悶氣回到校裏頭裏覺得有些脹脹的便也不再出去一個人找了一本西青散記躺在床上靜靜的看了一會便睡着了明天早上依舊有些昏昏沈沈懶得起床又過了幾天精神覺得清爽了些便起來吃些稀飯正吃着忽見門房送進來一封信信封上寫着志成自江陰寄知道他是他妹子寄來的忙放下筷子拆開看時只見前面一段詳述錢紹珉受屈被章校長斥退自己和孫老虎辨白的話後段說到自己陪錢紹珉到江陰以後曉得那張敬已經回來每天在茶坊酒肆中大放謠言又拿那個錢袋和照片還有假造的許多書信給人家看說紹珉和他有怎樣怎樣的關係紹珉的父親聽了氣了個半死我們一到家他便把紹珉叫了去我恐怕紹珉吃虧不管三七廿一也跟了進去原原委委的把這事替他申說他父親起初頗怪我去的突兀後來給我說明白了

也很感激。我說我做事熱心。前天他父親出去請了一位律師。要和那張敬提起訴訟。告他的破壞名譽罪。地方上許多紳士也動公憤。要寫公函給那杭州法政學校的校長扣留他。畢業文憑他才慌了。央出一個親戚來調停。說情願把這照片等物奉還。僞信撕毀。另外登地方週報三天。聲明道歉。只求不要起訴和扣留他。文憑在我們本也不願與師動衆的。和他打那口舌官司。所以也就答應了他。這件事大概二三天內便可和平了。結了。只是一樣紹珉說他在大公女校本讀得不很滿意。加着這一次。雖沒有除名。却也留了一個話柄。所以下半年決計想轉學在我的意思也是這樣。我從前曾聽見你說過南京的那個秣陵女中學辦的很發達。不知他的內容究竟怎樣。望你從速調查清楚了。回復如其果然好的。下半年我便和紹珉一同轉學過來。這一次運動會。想來一定鬧熱。可惜我爲了正經事。錯過機會。真是可惜。我現在因爲紹珉父親很殷勤的留我。所以我還想在此耽擱幾天。你若回信給我。十天內但寄江陰東門錢宅好了。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便是那張敬的同學姓吳的。寫信給紹珉。這件事那料張敬早已知道了。他告訴人說那姓吳的是上海人名叫剛斧。在法政學校和他同級。這人可是他生平第一個仇敵。但凡他何論做甚麼事。那吳剛斧總要和他爲難。拆他的棚。腳究竟這吳剛斧是個怎麼樣人。我也不曉得。不過我看他寫給錢紹珉的信上的字。一手蘇黃小楷。

真寫得着勁。秀媚着實有些工夫。並且他於紹珉這事也算得見義勇爲。有些任俠的行徑。所以我把這信附在這裏。請你看看。你若有機會。很可以和他結交。結交或是通通信呢。辛智華看罷。又把吳剛斧的那信抽出來。看了兩遍。記在心裏。一面想到錢紹珉和妹子轉學到南京來的事。不由得歡喜起來。吃好稀飯。忙寫回信。信上說了許多歡迎轉學的話。又把秣陵女中學的辦法。怎樣好功課。怎樣重錦上添花的亂吹。一頓發了出去。自己在自修室裏整理。整理講義。知道暑假大考將近。快要結束了。須得趕緊溫習。免致臨時吃苦。誰知這一整理。却把辛智華怔住了。原來這一學期的講義。每學科平均以五十頁計算。十二學科便有六百頁。然而上的課。一總不到三四個星期。每一學科只講了三四頁。快些的也不過十來頁。辛智華一面理。一面想。這一大堆未完的講義。不知他怎樣結束。法料來這一次的考試。憑他怎樣。難也不至落第的。了一個人。正想着。忽見同級的王國仁跑進來。道：「智華。你可知道一年級裏要鬧風潮罷。考麼辛智華吃驚道：「不知道。我。正在這裏說今年的考試容易。怎麼他們反而要罷考。起來。你可曉得爲的是甚麼原因麼。」王國仁道：「聽說這風潮的起因。是爲了教他們地理的那個姚教員。這姚教員的性情本來非常嚴厲。他上起課來。講堂上講的多是講義上所沒有的。要叫學生筆記下來。到考試的時候。講義也要考。筆記也要考。絲毫沒有假借去年的第一學

期講義雖也不過四五十頁。但是他的講堂筆記。據那幾位認眞些的朋友說。足足有兩大厚冊。到了年底將近考的時候。大家都發起急來。後來舉了代表去和他商量了幾次。他說要我指出範圍來。給你們。那是何論如何做不到的。不過你們偷說考的多了。實在記不熟。我可以特別通融。這會子只考總論。留着亞洲的一部分。到明年暑假一同考你們。偷然承認的。便是這個辦法。不然時還是今年考去了。好免得明年拖累他們。那班人都是火燒眉毛。只圖眼前。的聽了他的話。暗想眼前少考一些。總是好的。至於明年的話也顧不了許多。好在到了明年。還可以和他辦交涉的。商量定了代表去回復了他。便實行了。這個辦法。一重難關。總算逃過了。到了今年。大家忙着旅行運動會。這件事。誰還放在心上。有的早把去年的講義當了草紙。用了。直等這幾天。又到抱佛腳的時候了。有幾位記心好的。才記了起來。向大家一說。大家果然給他提醒。忙照老例舉了代表去。要求他。滿望他仍舊通融下去。誰知這位姚老先生。這番却任憑你們甜言蜜語。只當秋風過耳。不來理你。他們大家急了。想去要求那主任眞先生出來勸解。誰知這姚老先生。便是眞先生介紹來的。這件事。姚老先生早已詳細告訴了眞先生。眞先生的爲人。雖沒有姚老先生那樣古拙。然而對於這件事。也覺得學生方面過於荒唐。當下便召集了一年級全體。着實申斥了一番。末後還說。這學期的考試。非但地理沒有範圍。便是

何論那。一種功課。都不得有範圍。那一個敢作弊的。當場逐出。不得再考。這幾句話。把全班的人氣了個半死。退了下來。有幾個激烈分子。便攆拳捋臂的。鼓吹革命。昨天晚上。他們開了一個秘密會議。議決明天等李校長來校的時候。去要求他永遠廢除考試。并將姚教員和真主任一齊撤換。如果校長也帮着他們。便索性運動其他各級一律罷課。罷考。連李校長也攻掉了。他其中主張最激烈的。要算那個神機軍師張頌清。他已經把告發李校長的十大罪狀。及拍給學生總會各報館各機關的電報都擬好了。方才他來和我說這件事。決不會和平解決。明天只等李校長說了一句不滿意的話。便要實行革命。打算教我們一班也加入了一體。進行我當時含糊答應。說且等你們進行起來。看如果李校長一定不肯承認你們的條件。時我們再出來幫你們進行。不遲。并且這事我雖做級長。却不能一個人做去。也要和全級同學討論一下。看大家的意思如何。方能回覆你呢。他說命是革定了。不必遲疑。至於你要和全體討論趕快去開會討論罷。我還得去和別級的人接洽呢。說罷他就頂着滿頭的熱汗。走了。智華你看這事我們還是和他們一致進行的。好還是不附和取中立的好。智華怔了半晌。道：他們這真太胡鬧了。平心說。像李校長這樣的人。教育的學問。雖不見得好。做人却很圓到。對於我們學生也。算張羅得八面玲瓏。我們平常去要求他的事。祇要於他們的飯碗問題。無妨礙。

的。他總肯竭力應酬。這也是他敦費苦心的地方。我們應當原諒他的。現在他們提出的條件實在太苛刻了。免考一層更是個難題。須知他們做教職員的人本也巴不得不考。大家舒服何奈辦官立的學校最重要的便是這幾張考卷。平日的成績怎樣倒可不問。惟有到了一年度終了的時候。這幾本考卷是何論如何要弄起來的。何以呢。因為有了考卷才可以批分數。有了分數才可以呈報官廳升級的。升級畢業的畢業。那官廳一方面考查他所辦學校的成績也完全拿分數做標準。部省視學出來視察。每年只得一次。有時連一次都不到。這些國立省立學校的校長不是東洋貨便是西洋貨。瞧見你這宗灰堆裏抓出來的視學。保也不來保你。你便明明看見他辦的不好。但是回來做報告的時候。除了恭維他兩句。難道還敢說不好麼。官廳方面也明知如此。所以不得不拿分數來做標準。換一句話。講省公署教育廳裏養了這一大堆的飯桶。除了叫他們算算分數實在也沒有別的事做。我前天聽見一個朋友說。我們走進教育廳的辦公室。一年到頭只聽見算盤的聲音。滴滴搭搭響的。比錢糧莊還利害。若然他們廳裏的人高興附設一個珠算函授社生意。包管發達。這雖是他的詼諧話。然而他們那校核分數的認真。便可想而知。他們核算的既這樣認真。那麼如果在中間提出一絲一毫的錯誤。時還肯不拚命的批駁麼。批駁的時候自然要弔考卷去看看的。不對校長便要吃處。

分其實他們那考卷去看並不是看那卷子裏的文章。值這分數不值也不過是對對數目字符合不符合而已。然而我們總不能釘一本白紙簿祇寫些數目字送去。所以現在各地地方多主張廢考。那做校長的却拚命反對。須知並不是他們的頑固。也不是他們的熱心。實在對於自己的飯碗問題上有一種萬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我說他們一年級要求的條件裏這一個問題不能如願。倒是那撤換教員的事。可以做到。因為他們雖然是官官相護。但是一到犯了衆怒。便知道包庇不住。便算一時包庇下來。日後總不得安靜。所以只要給他面子上。下得去。倒可如願以償。況且現在教育界上那學閥的勢力何等利害。做到中等以上學校的校長斷不能閉關自守。總有幾個同等的學校互相聯絡。譬如這個學校裏的教員給學生攻了出來。還可以到那個學校裏去。把那個學校裏的教員掉換過來。倘使那一個學校裏攻出了教員時。這邊也當然要承認掉換這個法子說好聽些。便是聯絡交換互助。說不好聽些。便是朋比。爲奸然而既然稱到學閥。還有不朋比的道理麼。所以他們要驅除姚真。這事倒可以做到。不過換來的未必比姚真好些。或者竟至一蟹不如一蟹呢。若說連李校長一齊攻掉。那非把這個學校根本推翻不可。何論李校長在教育界上混了這多年。根深蒂固。一時不易搖動。他便算果然能達到目的。可是我們也已費盡氣力。斷不能輕易把他攆出去。便了事。

你想我們犧牲了絕大的時間精力去和他爭這口無謂的閑氣結果還是得不償失這真是何苦來呢國仁兄你要曉得一個學校實是和一個國家一般多一次革命便多一番痛苦多換一次政府便多受一番損失這是斷斷免不掉的哩王國仁道你的話真是一些不錯便是我也覺得這事有些不尷尬未免無理取鬧等我勸勸他們去說罷回身便要走出去辛智華道慢着你現在去勸勸他們也好不過看來勸不轉時也不必多說免得大家傷了感情王國仁應諾出去了半日到了晚間辛智華已睡在床上只見王國仁又進來坐在他床沿上道智華兄你倒睡的安穩你可曉得一年級的風潮愈鬧愈大了麼辛智華道怎麼樣呢王國仁道便是方才我出去把你的意思向他們說了有幾個倒也很感動只有張仲清等幾個人仍不以爲然說我這話迂而無當張仲清嘴裏又是甚麼文憑主義咧馬屁主義咧熱血冷血咧搬了一大套我也不敢再說下去了現在我們班中也有一部分人加入了他們的革命團體方才正在學生自治會的辦事室裏簽名立誓打手印鬧得烏煙瘴氣這不是更糟了麼辛智華聽了只是搖頭嘆氣王國仁又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兒來道這一張便是張仲清擬的驅李通電我也鈔了一份來你瞧瞧辛智華忙接了坐起身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着道

各報館轉全國學生聯合會及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均鑒本校現任校長李贊侯係一土棍

出身頭腦頑固。胸襟褊狹。智識淺陋。品行不端。自到校以來。對於校務。絕不整頓。一味任用私人。侵吞公款。諂諛官長。摧殘同學。此次經同人等加以警告。非特不知悔改。反欲肆其專制之淫威。快心仇復。似此罪大惡極。實爲天理所不容。神人所共憤。同人等忍無可忍。特於本日始一律停止上課。靜候官廳解決。務懇主持公道。鼎力協助同人。幸甚本校。幸甚南京。明道大學全體學生同叩庚。

辛智華看罷。仍遞給王國仁道。這些老墨卷。總是千篇一律。可是這封電稿。更加含糊。得有趣。王國仁道。他們也未嘗不明白。這封電報措辭。過於含混了。不易引起社會的注意。所以現在還在那裏擬一張宣言書。把校長的罪狀一條一條的開列出來。預備油印了。發出去呢。正說着。只聽外面鏗鏘的打熄燈鐘了。王國仁便辭了。辛智華自去歸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十回 西裝破碎校長無顏 東道調停學監多智

却說明道大學。這一次風潮。本爲了要求考試的範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雖是學生方面。理由不充足。然而他們的無理取鬧。也不自今日始了。要是做教員的會敷衍些說上兩句不負責任的圓通話。大家媽媽糊糊的過去了。早就不成問題。而今偏偏撞着這個姚老夫子。擺起了一張六角錚錚的聖人臉。咬定牙關。絲毫不肯放鬆。及至去告訴告訴那位眞主任。反討了他一番教訓。撞了一鼻子的灰。你想叫這班學生太爺們。怎麼溜下臺來。然而這時。若是有那位校長。先生在學校裏時。憑着他一身輕舉淺笑的應酬工夫。四面八方去打一個通關。這件事。或者還有個挽回餘地。便算決裂。也不至於這樣快。誰知這幾天。李校長偏不在學校裏。其餘的幾位教員。也有和姚教員意見不合。巴不得他給學生攻去的。也有胆小怕攬事的。也有自命爲超然派。天下關釣魚巷。忙得不開交。實在沒有工夫來管閒事的。所以一個個袖手旁觀。不來顧問。在學生裏面。分子本來非常複雜。平常時候。一年級和二年級鬧意氣。二年級和三年級鬧意氣。而今經這會先生一激。倒反互相結合起來了。神機軍師張頌清。對於鼓吹

鬧風潮的事本來是拿手加着他。以前曾因在自修室裏賭錢被李校長撞見訓斥了一番。又記了他一次大過。他就把那李校長恨的切骨。而今就借這題目來做旁面文章拚命的想把這風潮擴大了。好牽連到校長問題。所以他對於這事鼓吹的比旁人分外起勁。這麼一來自有許多血氣太足的朋友大家附和上去。真算成了星火燎原之勢。當晚張頌清和各級代表會議了一晚。睡到床上暗想這一鍋子飯已有七八分成熟。只是那李校長也是個老奸巨猾。他明天回來知道了這個消息。若竟完全軟化把我們的條件一總應承了下來。那便怎麼樣呢。要防他這着。只有把那姚真兩個和考試問題丟開。索性從校長本身上着想。捉住他一兩件劣跡。拚着和他大鬧一場。給他一個下不得臺。那才有趣兒呢。但是這種劣跡杜撰的究竟不能叫人家相信。那便怎麼好呢。想了一刻。忽然大喜道。有了。有了。這樣現成的資料。我怎麼會想不起來。我明天就下這一只棋子。不怕他們不都跟了我走。想罷安心睡了。明天一早吃過早飯。張頌清一納頭跑到大禮堂上。抱住那只大鐘。打得震天價響。霎時間那各級同學紛紛齊集。張頌清打掃打掃。喉嚨跳到演說壇上。不管三七廿一先發揮了一大篇慷慨激昂的演說。罵那姚真兩個怎樣的專制。怎樣的腐敗。罵的得了勁。把那兩隻脚在壇上併力的跳跳的。那地板啣啣啣的亂響。大眾見了。少不得先恭維了他一頓。手掌張頌清罵罷。姚真才罵

校長罵他任用私人侵吞公款這任用私人就拿姚真做證據他說真正主任是李校長的同學還沾着點兒親誼姚教員又是真正主任的知己朋友所以真正主任可以算是李校長的私人姚教員可以算是真正主任的私人也就是李校長的私人的私人這樣一湊攏來全校的教職員自然是無一而不私了侵吞公款的事張頌清更說的嘴響他說李校長侵吞的學校經費我們雖還在調查沒有得着確鑿的證據但他對於我們預科同學的制服費確已有了侵吞的嫌疑我記得我們一級初進來的時候繳了十塊錢制服費做了冬夏兩身制服還餘着六角幾分錢找還了各人現在預科的同学同樣繳十塊錢同樣做兩身衣服他却一個錢沒有找非但不找錢連做的衣服的質料也遠不及我們的了這分明是他存心欺侮我們新同學侵吞了錢去要不然那裏會這樣吃虧咧張頌清這幾句話說得極有效驗原來這預科兩級的同學一總有一百多人要佔全校的半數他們進校還不到一年和校長本沒有甚麼惡感那姚真兩個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了有幾個雖曾因違犯了校規受過校長的訓斥但自己也知道理虧況且又處於低級的地位服從的慣性還沒有完全消失所以從不敢明目張膽的反抗這會子聽高年級生說要鬧風潮要驅逐校長他們實在也沒有明瞭這是怎樣一回事不過高年級生的話不敢不服從所以張頌清等去徵求同意時他們雖不反對却也沒有十

分的贊成。便是現在到會也不過是附和着瞧瞧熱鬧的意思。那裏有甚麼堅決的宗旨。張頌清也猜透了他們這種心理。所以特地搜尋出這麼一個證據來。重重的挑撥一下他們。一聽這是自己切身的利害關係。怎麼會不注意。所以張頌清這句話剛說完。早就哄動了預科全體。一個個橫眉豎目。像和那校長已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張頌清瞧在眼裏。暗暗歡喜。當下忙又說道。這件事還不過是關於預科同學一部的。還有一件是關於我們全體的。膳費問題。我們現在繳五塊錢一月的膳費。吃的菜只有兩葷兩素。一碗湯又薄又沒味兒。別處的學校有的只繳三塊錢一月吃的菜。反比我們好得多。這裏面也顯見得校長揩了油去。然而這個還在其次。我現在單問諸同學。在這一年內沒有告過假的。有幾個。況且本校開學又開得遲。放假又放得早。這筆餘下來的膳費。到那裏去了。這筆錢可不是學校裏的公款。乃是我們自己家裏帶出來的錢。我們甘心被他吞了去。不問他要還麼。大眾一聽這句話。比方才的更覺入情入理。人人腦筋裏好似打了一針嗎啡針。登時滿堂的議論紛紛。一片聲喊着討還討還討還……正在這個亂鬧鬧的當兒。無巧不巧。那位校長先生回來了。踏進校門。還沒有知道出了這個亂子。及至走到校長室內。屁股沒有坐暖。只見姚真兩人已進來了。那姚先生惱的上氣不接下氣。見了校長別的話沒有說。劈頭一句就是。豈有此理。接連着。豈有此理。豈有

此理一總鬧了十來個。豈有此理。李校長聽着莫名其妙。真主任忙搶過來把學生怎樣要求考試的範圍。姚先生怎樣不許學生們怎樣胡鬧自己怎樣訓斥的話。草草的報告了一遍。校長一聽就知道這件事已給他們二人弄糟然而當面也不便說他們不是只得敷衍安慰了兩句自己躊躇那挽回的方法正在想着。忽聽門外一片人聲。腳步聲好似千軍萬馬。轟擁而來。接着房門開處那二百幾十個學生排山倒海。價捲進來把小小一間校長室擠得水洩不通。真主任一瞧形式不對早已三腳兩步跨進了校長室的複室。從後窗子裏跳了出去。姚老夫子更是個銀樣蠟槍頭。歲數雖活了一大把。却從沒經過這宗大陣仗。兒所以一見這個形勢嚇昏了往桌子底下就鑽。李校長對於學生鬧風潮的事是經歷過來的了。所以這個時候倒還不至於嚇跑。并且他還以為學生的來意單是爲了姚真兩個於他並沒有惡感自己處於調人的地位當然沒有甚麼危險的。想到這裏心中更是坦然。當下他見這些學生都擠了進來。慌忙站起身子。先把兩道眼風向着衆人行了一個注目禮。然後把眉毛一蹙。頭頸一縮。嘴唇一披牙根。一露兩個肩膀兒。一啣溜登時裝出一副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怪臉來。這副嘴臉是這位校長一身的看家本領。據他自己說他歷年和學生辦交涉。每逢棘手的時候祇要裝出這副嘴臉。準可使對待方面減少許多反抗的熱度。解除自己的危急。這是他從經

驗上得來的秘訣屢試屢驗。至於究竟是何原因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所以然當時他把嘴臉一做說也奇怪那班學生果然大家站住了脚不往前擠了聲音也靜了許多他趁着這個當兒就提起了膽子放開喉嚨說道今天諸君來得爲何這樣熱鬧若有事儘可舉代表或是請級長來和我接洽用不到全體來呀話未說完張頌清已從人叢裏擠上來揎拳捋臂的嚷道我們今天的事用不到代表不代表接洽不接洽只有二句話要請先生在三分鐘以內答復校長忙笑道慢着慢着諸君的事我是早已知道了無非是爲了姚真兩位先生罷咧這個問題不是三分鐘四分鐘可以解決得來的諸君且請回去寬待一兩日等我慢慢的斟酌一下總給諸君一個滿意的答復好了李校長說這句話口氣之間總算讓步滿望立刻可以退兵誰知那張頌清聽了反哈哈大笑道先生你算錯咧我們同學的意思對於姚真兩個固然要請他們走路便是你先生也未嘗屈留然而這一層還在其次最要緊的是我們歷年的這筆膳餘先生須知這筆膳費都是我們同學自己的錢不過託會計處經管一經管餘下來的當然要找還我們但是這幾年不但從沒見找出一個錢連帳目也沒報告過一次先生現在要辭職了當然要把這錢一齊交代出來這是關於我們同學全體的事所以我們要全體來要求至於姚曾兩位都是先生請來的先生走了他們當然也要跟着跑路他倆要不跑我們同

學也自有直接對待他倆的方法。倒也不勞先生費心。校長一聽這話，知道絲瓜藤已牽上了葫蘆架，直氣得目瞪口呆，連方才那一副救急的怪臉也氣忘了。做不起來，要待仍舊低首下心的說軟話，何奈張頌清這幾句話逼人太甚，當着衆人的面，實在沒退步的餘地。并且自己至不濟，終究是一個校長的身分，受了他這樣的羞辱，若再不發三分窮火，以後怎麼做人？哪想到這裏把牙齒一咬，眼睛一瞪，伸出兩個指頭，指着張頌清，顛巍巍的喝道：「你你說話爲何這樣的無無理！本校長非把你開開除，不可！」張頌清聽了，開除兩個字惱得火上加油，大喊：「道你賴了我們的錢，還想開除我麼？我今天非和你拚命不可！」說着一把將校長胸口那個領結扭住，拔出拳頭，便要廝打。房裏衆人趁着亂，各把體操課裏學的那一套八團錦施展出來，打的那滿房間的檯兒、櫈兒、床兒、帳兒，一古腦兒都粉身碎骨，連窗子上的玻璃也沒一塊齊全。正打得有興，忽聽得一聲警笛，那學監黃先生早帶了七八個巡警，闖了進來。各人手裏都拿着明晃晃的槍枝，張頌清等見了，這才不敢胡鬧。一個個往外溜之乎也。那黃學監一瞧那校長臉上已無人色，一身西裝已撕的東一條西一片，好似百結流蘇，忙着問他：「可曾打傷了沒有？」校長把頭搖了兩搖，只是喘氣。黃學監道：「沒受傷，總算運氣。我方才一聽見這裏鬧事，知道不得了，所以馬上打電話到警局，請他們來維持秩序。幸而他們早到一步，否則準要

做出事來而今你且休息着等我們來收拾清楚了東西再講正說着忽聽見壁角裏有呻吟聲一個巡警把那只打倒的桌子移了開來只見一個人正捧着頭伏在地下黃學監忙拉起來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姚老夫子只見他半邊的鬚子已給學生扯掉只賸了半邊掛在嘴角上不成個樣兒不覺又好笑又替他好痛當下便叫人把他扶了出去一面又把巡警打發回去然後和李校長密商這風潮善後的辦法李校長痛定思痛氣得白瞪着眼道這件事還有甚麼討論他們這班小流氓膽敢聚眾要挾毆辱師長搗毀校具簡直是目無王法若不重重的懲辦他們一下以後這碗教育飯還能吃麼黃學監道那麼你預備用怎樣的方去懲辦呢李校長道我一面呈報教育廳一面向檢察廳起訴叫那班小流氓吃了兜着走黃學監呆呆的想了半天搖搖頭道你這還是氣頭上的話據我瞧來你這個辦法似乎還不大妥罷李校長道爲何不妥難道法律上允許學生毆辱師長搗毀校具的麼黃學監道話可不是這樣說我且問你他們這次風潮還是單爲考試的事反對姚真二先生呢還是有別的問題若說單爲考試的事呢那可隨你去起訴教育廳也好檢察廳也好總是名正言順不得吃虧若說還有別的問題呢你倒不可不三思而後行呢況且這筆膳餘……話未說罷李校長已經覺察忙把手一擺黃學監也就不講下去了李校長光着兩隻眼向他默望了半天

嘆了一口氣道：照你說我們難道就此干休了不成？黃學監道：老先生你莫怪我，說這個時候恐怕還談不到干休不干休的話罷。李校長道：那麼依你的意思怎樣呢？黃學監道：依我而今第一步辦法須得如此：這般把這筆款子彌縫下來，免得給人家拿了把柄去。一方面趕緊請幾位魯仲連出來做和事，老調解一調解，看若能把那幾位學生太爺的氣勸平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再鬧出來，給上面官廳曉得，那便是咱們學校的福氣。提出來的條件，苛些也只好忍他。一忍老先生現在的學生，須不是以前的學生了。你想借官廳的勢力來壓制他，不知他們鬧風潮從來不講情理，不受法律的制裁。連省長廳長也懼怕他們。三分咧，老實說，咱們得過去時且過去自己，和自己的飯碗作對也不犯着啊。李校長道：你的話我也未嘗不明白，只是我枉自做了校長，無緣無故的去受他們這口惡氣，教我怎肯甘心？黃學監道：你要出氣也容易，這時候暫且忍着，等放暑假的時候，咱們揀那張頌清等爲首的幾個，每人給他一封退學信，叫他們有冤沒處撞，那時他們愛起風潮，只好起到他家湯罐裏去。咱們這裏娃子不哭，奶不脹，還怕他們趕來吃掉了不成？李校長聽了大喜道：這個辦法好極好極。不過這魯仲連總得有勞，大駕黃學監道：這個自然不過，能否有效，現在可不能斷定罷咧。說罷，又和李校長交頭接耳的密談不題。且說張頌清等許多人，自被巡警趕了出來，到晚上仍推了代表。

到自治會辦事室裏商議進行方法。那十幾個代表都是各級的激烈分子。當時有的主張把那季校長打了一頓，逐出校門的；有的主張把他軟禁起來，由全校同學組織臨時政府維持秩序的；有的主張先把他侵吞的這筆膳費和操衣費問他討了回來，然後再驅逐的；也有的主張全體排了隊去請見省長要求官廳查辦，一面拍電給上海省教育會和學生聯合會請求協助的。一時間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正在烏亂忽見一個校役送進一張黃學監的條子來。那條子上寫着：

今晚假座下關粵華樓與 諸君一敘務請卽刻

惠臨勿却是幸此上

代表諸君公鑒

黃某某敬啓

衆人一瞧這張條子上有粵華樓三字登時各把兩道眼光射注彷彿那紙條上面已發現了無數的海參蝦仁蹄子眼睛一花喉管一癢嘴巴裏早充滿了唾液把方才那一般慷慨激昂的勇氣已送到爪哇國裏去了。停了。一會各人兩隻腿也不由自主的。下起動員令來。陸續向門外出發。一霎時把十來位代表先生趕的。精光只賸下十來把空椅子。還在那裏開他們的啞吧會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十一回 麴先生巧平衆怒 俠少年代打官司

却說張頌清等十來個代表聽說黃學監請他們到粵華樓吃括不覺都歡喜得饞涎滴滴丟着鬧風潮的事不議了暫且往下關趕去大衆到了粵華樓那黃學監已早在那裏恭候一路歡迎到樓上分兩桌坐定堂倌搬上菜斟過酒大家舉起箸來正待到嘴只見黃學監站起身來說話衆人只得也丟了筷子陪他站起黃學監笑吟吟的說道今天鄙人奉屈諸君到此一來諸君都是本校的優秀分子鄙人素所愛慕平常在學校裏的時候大家因師生兩個字拘束着不大能够暢敘現在酒席上大家用不到客氣趁此機會可以聯絡聯絡二來鄙人有一件事要和諸君商量不知道諸君能否允諾黃學監問着誰知那十幾位代表眼瞧着桌子上面的酒菜喉嚨裏給那饞蟲爬出爬進一時又不得到嘴所以心中都在那裏轉念頭憎怪那黃學監不識相對於黃學監的話實在一字也沒聽清楚直待黃學監重說了一遍張頌清才答道黃先生的話我們無有不遵現在菜要冷了我們且吃着再談罷說罷已搭訕着坐了下去衆人見了也忙跟着說道是呀張君的話不錯黃先生有甚麼吩咐咱們無有不從咱們

無有不從說着已一齊坐下只見衆觴悉舉羣箸同飛一霎時把兩桌酒菜鼓搗的精光大家這才丢了筷子聽黃學監說黃學監道鄙人要與諸君商量的就是今天早上這件事平心而論李校長和真姚二先生平日辦事上雖都有令人不能滿意的地方然而諸君今天的舉動也就未免太鹵莽了些方才我去瞧李校長李校長說他和姚先生都被諸君打傷了現在準備向檢察廳起訴我想他這句話如果當了真諸君的理由何論怎樣充足這聚衆毆人的罪是逃不了的所以我當時竭力的替諸君解勸好容易勸住了現在諸君方面若肯聽從我鄙人的忠告時還是大家和平了結的好一定要鬧起來結果總是兩敗俱傷於諸君有甚麼好處呢況且諸君起初的目的不過是反對姚先生現在姚先生決計辭職下學期不來了那麼諸君的目的可算完全達到何必再生出別的枝節來呢黃學監說罷衆人聽着覺得果然有理而且嘴巴裏的魚肉屑還沒有嚼完不贊成的話自然說不出來後來還是張頌清代表說道同學等本來是預備和李校長宣戰非把他驅逐出校不可但現在既由黃先生出來調停我們同學對於黃先生是素來愛戴的黃先生說的話我們怎好不聽不過同學們的意思還有幾條條件必須要李校長承認了才好商議黃學監道甚麼條件呢張頌清道第一條學校裏以前那筆膳餘究竟作何用途須請李校長逐項報告出來剩餘的拿出來充做自治會的

基本金以後同學們的膳食都要歸自治會經理學校裏庶務會計不得顧問第二條學校裏以後斥退學生和聘請教員都要經自治會通過校長不得專主第三條各科考試一律廢除這三個條件李校長如果肯承認了我們自無有不可了結的黃學監道諸君這三個條件裏面第一和第二兩條我狠可替諸君轉達大約校長沒有不答應的至於第三條廢除攷試一層李校長便答應了恐怕官廳方面不肯答應我想不如說將學期學年考試改作臨時考試不限定期那麼實際上便有一個通融的餘地在諸君可以便利的多而形式上總算沒有把考試廢止一般也有成績可以呈報不至受官廳的駁斥這個辦法諸君以爲如何張頌清道這也有何不可黃先生說的我們總遵命就是黃學監道既這樣好極了這事我們明天再談現在且請吃酒說罷又喚堂倌添上許多酒菜大家吃得鼻塌嘴歪剛要散席那張頌清聽得隔壁有人說話聲音狠熟忙掀起門帘一瞧只見辛智華和一個不認識的華服少年坐在裏面張頌清走進去時辛智華少不得立起來招呼問他是幾個人同來的張頌清道今天黃先生請的客自治會的代表全來了你可是打學校裏來辛智華道不是我一早便到朋友家去的學校裏的事情怎樣了張頌清草草述了一遍又問這位是誰哩辛智華道這位是新從杭州來的吳剛斧君說着又替張頌清介紹了姓名問張頌清可要再吃些酒菜張頌清道

我是已經吃飽哩。你們自便罷說罷。便退了出來。和衆人回校不提。且說辛智華怎麼會與吳剛斧同在一處吃酒的呢。原來這天。明道大學校裏的風潮鬧得掀天揭地。辛智華却一點沒有參與。他這天一早便出門去看了兩個朋友。又獨自走到莫愁湖鬱金堂上。喝了一盅茶。瞧那湖裏荷花還沒開。只有些荷葉遊客也很少。坐了一回肚裏餓了。正待回去吃飯。忽然想起自己一個叔子是住在水西門裏。而做律師的許久不見了。而今何不去探望探望他。順便還可叨光一頓飯。想定了。便會了茶錢。進水西門來進城不多路。便望見他叔子那塊大律師事務所的銅牌進去。一問恰好他叔子在家。見了辛智華。歡喜道。智華你怎麼好幾天不來。你們學校裏可攷過了。沒有辛智華道。正是姪兒好久沒來。瞧叔父一來。是路遠不便。二來是攷試期近。預備很忙。他叔子道。既然如此。怎麼今天倒有空呢。辛智華道。說不得。今天我是逃出來的。因為許多同學又要鬧風潮了。說着便把這風潮的情形講給他叔子聽。他叔子聽了。蹙着眉搖頭道。這真胡鬧。這真胡鬧。按着法律講起來。這班東西都要給他個三等有期徒刑才好。智華你能躲鬧了。狠好。現在你就在這裏吃飯。到晚上回去打聽打聽。如其風潮還沒平靜。索性到我這裏來住幾天。不必回去。省得被他們看着纏繞。辛智華答應了。便陪着他叔子吃過了飯。坐着閑談談了一會。忽然瞥見他叔子的案頭有一張名片。上面印着吳剛斧的字樣。忙

拿起問道：叔父怎麼認識這姓吳的他叔子？笑道：吳剛斧是我的老學生，怎麼會不認識？他在杭州法政學校裏就是這暑假要畢業，這會子是因他親戚家的一件訟事特地從杭州趕來託我辦理的。辛智華道：那麼他而今可在南京？他叔子道：現在南京。昨天聽說住在下關。可是你要會他也不必到下關去找，因為他約今天下午四點鐘還要到這裏來的。正說着，忽聽裏面電話響，他叔子走進去接了一回電話出來，向辛智華道：我有要緊的事情要到省公署裏去了一時，恐怕不得回來，你就在此地多坐一會說着，又找出一卷文件交給辛智華道：這一卷東西你等吳剛斧來的時候交與他，好在你既與他相熟，也不必用我介紹了。再者你向剛斧說他親戚的這件事，一切有我替他辦理，叫他趕快回杭州去考畢業，不要吃了自己的白米飯管別人家的閑事，連帶着再把一張畢業文憑犧牲了，那才不算呢。再者他考罷畢業，如一時沒有事做，叫他再到我這裏來幫我辦案子，好在我這裏事情很忙，本來要想聘一個助理人，剛斧這孩子年紀雖輕，做事倒狠老練，理法也清楚，文筆也還去得，這個缺叫他暫時就着也好。智華你替我好好招待，不要疏慢了他。辛智華答應着他叔子，忽忽忙忙的換了衣服，坐馬車到省公署去了。辛智華見他叔子去後，一個人坐着無聊，把他叔子給他那卷東西抽出來，閑看看了半天，才明白這裏而是一件不相干的命案，怎麼叫做不相干的命案呢？原

來打官司的這家人家並不是吳剛斧的親戚乃是一個賣花生糖的小販不知爲何得罪了當地一個土棍被那土棍打死了地方上的人多懼怕那土棍的勢力不敢出頭小販家裏祇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娘雖曾在本縣告過一狀何奈官司打不過地頭蛇兩三堂一審便扯一個淡趕了出來從此那老婆子因死了兒子沒人養活只得出來討飯一天討到吳剛斧家裏把這些冤抑哭訴出來吳剛斧聽了兩脚一跳離地有三尺多高當晚把那老婆子留在家裏認做自己的親戚替他搜集證據打義務官司所以這件事實在與吳剛斧毫不相干辛智華看罷暗想怪道方才叔父說叫他不要吃了自己的飯專管人家的閑事呢不然他們做律師的不管人家的事那裏來的飯吃正想着忽見僕人送進一張名片一瞧正是吳剛斧忙叫請他進來不移時那吳剛斧進來了只見他是個中短身材生得長爪通眉目光燭燭一望而知是一個強毅果敢的英挺少年只是身上衣服却穿得非常華麗左手無名指上還戴着一個寶石戒指衣襟邊扣一條綉花絲巾腳上皮鞋更擦得光華四射大約這時杭州的學生界裏狠考究修飾風會所趨這位吳君也就未能免俗哩當下吳剛斧進來先問過辛智華姓名又問辛律師可曾出門辛智華道家叔方才因要事到省公署裏去了臨去的時候交代兄弟這件東西說候閣下來的時候交與閣下此外還有許多話要奉告且請坐了細談說着便請

他坐了說道閣下此番來寧還是專爲了這件訟事呢還是另有別事吳剛斧道兄弟此來一者是爲這件訟事二者順便參觀這裏的南京大學辛智華道那麼家叔方才說的閣下如沒有別事了就請早些回杭這訟事一切都有家叔替閣下料理閣下不必再在此空等免得躲誤了自己的前程再者家叔的意思想請閣下在畢業以後仍到這邊來幫助他料理這律師的事務不知道閣下可肯屈就吳剛斧道一切多蒙令叔的關愛小弟心裏怎麼不感激不瞞兄長說這件訟事本不是小弟自己的事不過既答應了人家少不得要替人家奔走可是小弟雖懂得些法律何奈自己還是個學生沒當過律師出不得庭而且原告家裏窮的連狀子上的印花也買不起要去請教旁的律師誰肯出來盡這個義務所以小弟特地趕到南京來懇求令叔幫忙現在既蒙令叔肯毅然擔任小弟自要立刻回校至於以後的事我自己還沒決定大約是升學的分數多剛才到南京大學去參觀過一次覺得他那邊的辦法很完善所以我在這暑假時如果僥倖畢業下半年決計進這南京大學的法科了辛智華道兄有志升學更是可敬將來同處一城兄弟自更可以常來領教說着驀然想起錢紹珉的事來要待問他既而一想初次會而未便造次只得忍住了仍和他談些學問上的事那吳剛斧見辛智華吐屬雋雅學問淵深也覺傾心兩人談得非常投契談了一會天色將晚吳剛斧便要告

辭辛智華道：「吾兄既要回去，小弟也未便挽留。只是此地的夜快，車要到晚上十一點鐘才開。現在時間還早，小弟可以送你到下關吃過晚飯，再料理去搭車，不遲。」吳剛斧起初推辭說：「不必後來見。」辛智華一定要送，也就不再拒當。兩人出了辛律師事務所，坐人力車到中正街換搭小火車，到下關已是滿街燈火。吳剛斧先回旅館算清房金，收拾好了行李，然後同辛智華至粵華樓晚餐，無意中與張頌清等相遇。上文已經說過張頌清等回去後，二人也吃罷出來。辛智華直送吳剛斧上了火車，方才分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小說 新儒林外史

顧佛影

第十二回 賦語樽前可人期合 薄遊湖上野史收場

却說明道學校的風潮得黃學監從中轉圜居然漸漸平復然而大部分學生都趁着這個機會自由行動起來路遠的出來了好幾個月本來歸心如箭這會子樂得早些回府有錢愛頭的知道學校的功令已掃地借此天天秦淮河下關那有功夫來上課所以這暑假前的半月裏面上起課來各級教室裏都剩不了四五十個人零零落落的不成個樣兒大家勉強敷衍了一個星期人數越發少了那校長知不是頭只得一張佈告停課放假又把各班平日的成績拚湊修改填造了一張分數單報了上去就此了結光陰迅速早又是夏盡秋初各校開學的時候了各地的學生少不得又要負笈重來就中單表辛志成和錢紹珉兩個在暑假期內果然已考進了南京的秣陵女中學這會子已是高高興興的趕了來了辛智華是不必說仍在明道大學此外還有那吳剛斧也升入了南京大學法科肄業他們這三個學校的地址明道大學在清涼山南京大學在北極閣秣陵女中學在中正街成一個三角形雖然同在一城來往其實狠不便利然而辛智華自從他妹子和錢紹珉來了之後他每逢星期日

必定要上城南一次先到中正街去過回來也去望吳剛斧這也是他立定的一種功課風雨無阻這天若是天氣晴朗他便約了三人出來同到莫愁湖清涼山等地方去遊玩吳剛斧本和辛志成錢紹珉兩個沒會過而這時也因辛智華的介紹大家認識了錢紹珉因以前張敬的事狠感激吳剛斧辛志成也狠敬重他的任俠好義和自己性情相近所以大家雖是初交倒也狠覺投契一天又是星期日了辛智華預先打電話給三人約了同遊雨花臺雨花臺是在城外的路途狠遠所以辛智華一早便趕去到了秣陵女中學恰巧吳剛斧也到了辛智華便請出發吳剛斧道慢着雨花臺我是去過的那裏地方狠荒涼除了幾個茶棚子和些賣石子的老婆子實在沒有甚麼可觀我想今天與其到雨花臺不如到後湖去租一隻小船盪漿耍子我是在杭州的時候划船划慣的而今好幾時不划了正在手癢再者敝校的農場上新近建造了一隻桂廳他們農科的同学便在裏面開了一爿菜館何論校內校外的人都可以進去吃裏面的菜是一種中西合璧的燒法倒也狠覺清潔可口今天我便請三位同去午餐吃過飯再去遊後湖不知道二位女士可肯賞臉吳剛斧問着辛錢二人自不免有些膈膈辛智華忙跳起來笑道你請我們吃飯我們有甚麼不贊成的既如此便請引導罷說着大家一笑起身離了秣陵女校喚上兩部馬車逕奔南京大學的農場那南京大學的農場便在北極

閣下面足有二百多畝圍圓中間也築着馬路貫徹前後所以吳剛斧等的馬車可以長驅直入一逕到了桂廳的門前方才歇下辛智華等留神瞧那桂廳時只見建築得果然宏麗裏面那種佈置也不中不西不樸不雅這時間近午食客已經不少然而一大半是男女學生間或有一二桌是玳瑁眼鏡紗馬褂的議員高鼻子凹眼睛的外國人却並不多見廳的正中懸着一方匾額寫的是斗大的桂廳二字吳剛斧指着向三人道這兩個字是敝校文科教授吳先生的得意之筆你瞧够多麼着勁辛智華道這廳既叫做桂廳怎麼周圍沒一株桂樹呢吳剛斧道還沒種呢將來總要有的說着大家在一桌上坐了下來當下便有人走過來問四位吃茶呢吃飯吳剛斧道茶也吃飯也吃目前嘴裏燥的狠你先去開兩瓶汽水來再說那人答應去櫃上拿了四隻玻璃杯兩瓶汽水開了塞倒滿四杯放在桌上這時秋熱還沒退辛智華等舉起杯來一飲而盡只有錢紹珉身體弱略喝了些便叫辛志成代喝了喝罷汽水茶也來了吳剛斧點了四樣盆菜一賣火腿片一賣板鴨一賣搶蝦一賣糖漬荷蓴又是半斤五加皮拿來吃着另要一個大雜脮一個鷄皮雪笋湯預備吃飯辛志成問道這裏的堂倌怎麼這樣高貴便是說話舉動也文雅不像底下人的模樣吳剛斧道你當他們是底下人麼都是農科大學的學生呢他們又是股東又充這堂倌一半呢是自己高興一半也是提倡

勞工的意思。所以這裏不但堂倌是同學，便是燒菜打水添煤，一概都是同學。他們服務這麼一天，也有好幾塊錢能賺呢。辛志成道：「照你這樣說，你這些同學大家要緊開菜館子，那裏還有功夫去上課呢？」吳剛斧道：「這是固然，但你不知道農科的課程到第三學年早已不上課了。全部都是研究實習。這燒菜也可以算是農產製造科內實習的一種。做堂倌是實地研究。社交難道不好說着大家笑起來。不一時酒菜來了，大家吃着，覺得那風味果然不同。就中要算那盆荷蘭苜，最是鮮香有味。辛智華一面吃一面贊吳剛斧笑道：「你愛吃這個，趁這會子多吃些。在別處是有錢也買不到呢。」辛智華道：「這倒不信。難道這荷蘭苜是你們農場的特產不成？」吳剛斧道：「雖不是特產，然而南京城裏種種東西的地方，除了這裏也。只有幾家外國人的住宅和花園裏有他們，都是不出售的。所以市上並沒買處。說着又叫添了一盆來，大家吃着。辛智華道：「這裏的菜清潔是清潔了，但是價錢可要比外面菜館子裏貴些。」吳剛斧道：「也不見得比起金陵春華雅樓等幾家或者還便宜些。」辛智華向四面望了望道：「這樣說來，真要算得價廉物美了。那麼外邊那些議員政客有起宴會來，自然都要光顧到這裏來了。却爲何又這般少呢？」吳剛斧道：「這裏面却另有個原因。你要知道他們那些議員政客的宴會本來一大半是醉翁之意，所以選擇地方總以佈置華麗應酬周到場面上熱鬧爲標準。至於菜的好壞還在

其次價錢的貴不貴。更不在心上了。現在這裏雖說也是營業性質。但究竟脫不了學校的臭味。這裏定的規則。第一不能搗妓。第二不能酗酒。第三不能猜拳。叫囂。這三個條件。你想叫那班人如何能遵守得來。辛智華道。怪道呢。原來這裏還有這許多規矩。那就怪不得他們都不肯來了。辛志成道。你們可別只管講話。要吃酒快些吃罷。瞧瞧人家比我們遲來的都吃罷了。去了。我們老坐在這裏。有甚麼意思呢。吳剛斧忙拿出錶來。瞧了一瞧。道。果然時候不早了。我們就吃飯罷。說着。就催着拿飯來吃了。吳剛斧自去櫃上會過了賬。一同出門。只見那兩乘馬車仍在門前候着。四人各各上車。向後湖行來。辛智華吳剛斧的車子在前。辛志成錢紹珉的車子在後。那辛志成在車中瞧瞧錢紹珉。只見他吃了兩杯酒。微微有些醉意。兩頰紅的好似玫瑰花。一般額前的短髮被風吹的蓋了一臉。恰好車子一側。錢紹珉的身子便直倒在辛志成懷裏。辛志成忙扶住道。你醉了麼。錢紹珉搖搖頭。辛志成道。我從沒見你喝過酒。今天怎麼破例起來。錢紹珉道。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今天却爲何這般高興。辛志成笑道。大約是爲他做的主人罷。錢紹珉覷了一眼。道。你自己這樣想罷了。還好意思賴在旁人身上呢。辛志成臉上也紅了。紅忙改口道。那麼你不是爲他定是爲……話未說完。錢紹珉忙伸手來掩辛志成的嘴。辛志成一面避開。一面仍笑說。你既這麼滿意。少不得讓我再辛辛苦這一遭兒。包管你……

錢紹珉聽着着急道：「好姐姐，快休胡說。前面的車子距離不遠，給他們聽了去，怎麼意思正說着，恰巧辛智華在前面回過頭來，向二人望了一望，微微一笑。錢紹珉當做方才的話都已被他聽見，不覺羞得伏在辛志成身上，越發擡不起頭來。不一時，那車子已到了湖邊，四人下來把車子開發回去，沿堤一路走着，只見那湖便在紫金山底下，周圍足有三四十里大小，不過一大半都淤塞了，中間本有五個大洲，而今却都淤的互相連結了起來。洲的旁邊全是葦塘，一隻隻的小船便在葦塘裏面穿來穿去，那些船破而且小，遠不如西湖裏的那般華麗，而且船戶也不用櫓，也不用槳，只用一根竹竿，兩面撐着，大約也是因水淺的緣故。遠遠望去，只有那靠近紫金山脚的一面，蘆葦少些，露出一大方水面，點綴着三兩處敗藕殘菱，還有些疏爽之意。辛志成便問他哥子道：「你往日總說南京的風景怎樣好，怎樣好說的像畫兒，似的據我瞧來，都不見得怎的。卽如這玄武湖，也算是一處名勝，沒來過的總當他有怎樣好，頌及至身歷其境，就覺索然無味。這真所謂聞名不必見面了。」辛智華笑道：「美人芳譽，處士虛聲，古今來名不副實的，豈獨一湖爲然？況且我們尋幽覓勝，也不過是借那天然的景物來陶養自己的性情，甚麼美不美，都是我們心理上的作用。其實與天然物無關，所以我們心上要是快樂的眼瞧着枯木寒鴉，也覺得生意勃勃，要正在憂鬱的時候，便到了瑤島仙山，仍舊和處

在荆棘中一般。卽如這玄武湖。你說他風景不好。其實他風景並沒有甚麼不好。不過你不善領略罷了。辛志成笑道。你說了這一大套。結果還是強辯。怎麼叫做善領略。怎麼叫做不善領略。我可不。懂錢紹珉在旁道。辛先生的話。倒並不是強辯。據我瞧來。這湖雖沒西湖那般富麗。却別有一種蕭疏蒼莽之趣。是西湖所不及的。姊姊倒不可一筆抹殺呢。辛志成一面走一面握着錢紹珉的手。笑道。你是在西湖上鬧過亂子。把西湖恨透了。所以就覺這裏好了。可是你這蕭疏蒼莽四字的評語。倒也下得的。當這大約就是你領略來的心得了。想不到你對於我哥哥的說話。這樣的善於領略呢。既然如此。你們今天就住在這裏。索性大大的領略一下。省得回去了。每星期出來費事。錢紹珉聽了。這話又想起方才馬車裏的說話。紅着臉不敢分辯。吳剛斧在後面聽見三人拌嘴。便道。這裏又不是心理學教室。你們只管研究心理學。却把正事忘了。究竟咱們來了做甚麼的呢。錢紹珉搭訕道。果然我們今天是爲了蕩船來的。却要緊談這些廢話。跑這些遠路。做甚辛智華道。並不跑遠路。再轉一個灣。便是船埠。到那裏才有船。叫呢。說着便引三人從一個林子邊抹過去。果然見堤畔泊着幾隻小船。船上擺着篙。槳。當下便揀略大些的雇定了一隻。說明自己撐篙不用船戶。那船戶答應去了。辛智華扳過船舷。攪着錢紹珉先跳了上去。吳剛斧也過來扶辛志成。辛志成道。我自己會上。去不用你扶。說着撩起。

裙子一。跳。也。跳。了。上。去。和。錢。紹。珉。並。坐。在。中。艙。裏。吳。剛。斧。站。在。堤。岸。底。下。先。把。船。頭。送。出。去。了。一。段。然。後。乘。勢。向。船。尾。上。一。跳。那。船。大。晃。了。兩。晃。嚇。的。錢。紹。珉。大。喊。吳。剛。斧。道。別。嚇。有。我。呢。說。着。拿。起。篙。子。一。路。撐。出。去。辛。智。華。也。幫。着。他。拿。槳。左。右。亂。划。誰。知。湖。裏。水。又。淺。藻。又。多。兩。人。弄。了。半。天。仍。是。在。葦。塘。裏。亂。轉。辛。志。成。瞧。着。發。恨。道。你。們。這。是。什。麼。了。的。這。樣。的。遊。湖。好。似。受。罪。辛。智。華。喘。氣。道。你。慢。着。急。這。裏。本。來。是。湖。水。最。淺。的。地。方。咱。們。只。要。划。出。這。葦。塘。繞。過。那。洲。水。便。深。了。說。着。仍。不。住。的。亂。划。吳。剛。斧。在。後。面。笑。道。智。華。兄。我。瞧。你。還。是。休。息。休。息。的。好。這。裏。水。太。淺。本。不。能。用。槳。給。你。束。也。一。划。西。也。一。拍。浮。萍。草。繞。住。了。反。不。得。上。前。哩。辛。智。華。聽。了。只。得。把。槳。丟。下。讓。吳。剛。斧。獨。撐。那。船。果。然。走。的。快。了。不。一。時。已。出。了。葦。塘。一。轉。灣。便。望。見。一。片。碧。澄。澄。的。波。光。緊。靠。着。紫。金。山。山。麓。四。下。裏。遠。樹。迎。秋。微。風。送。爽。絕。不。似。方。才。葦。塘。中。的。那。般。鬱。熱。四。人。不。覺。一。齊。大。喜。吳。剛。斧。撐。了。半。天。船。也。乏。了。坐。下。來。索。性。讓。那。船。順。風。吹。去。四。人。在。船。裏。一。面。賞。玩。風。景。一。面。閒。談。談。了。一。會。錢。紹。珉。忽。然。擡。頭。問。辛。智。華。道。辛。先。生。有。一。部。儒。林。外。史。你。可。看。過。麼。辛。智。華。道。這。是。我。國。舊。小。說。裏。面。的。一。部。好。書。怎。麼。沒。見。過。錢。紹。珉。道。可。不。是。麼。我。記。得。這。書。裏。說。這。個。玄。武。湖。當。時。政。府。裏。曾。把。他。賜。給。一。個。高。士。叫。做。莊。徵。君。的。另。外。還。賜。他。一。座。藏。書。樓。和。兩。個。極。大。的。花。園。都。造。在。這。湖。裏。洲。上。而。今。不。知。道。還。有。沒。有。辛。智。華。尚。未。

回。答。辛。志。成。便。接。口。笑。道。你。這。癡。鴉。頭。不。知。儒。林。外。史。這。部。書。本。是。吳。敬。梓。先。生。的。寓。言。甚。麼。莊。徵。君。不。莊。徵。君。都。是。他。造。出。來。何。嘗。真。有。這。個。人。人。尙。且。是。假。的。何。况。花。園。藏。書。樓。呢。錢。紹。珣。道。話。是。這。般。說。不。過。那。位。吳。先。生。的。描。寫。工。夫。却。實。在。佩。服。你。看。他。把。這。許。多。書。獃。子。的。獸。形。怪。狀。一。個。個。刻。畫。得。鬚。眉。畢。現。神。彩。欲。流。我。終。不。信。他。是。完。全。造。出。來。的。或。者。人。是。有。的。姓。名。年。代。換。了。也。未。可。知。辛。智。華。道。錢。先。生。的。話。真。一。些。不。錯。以。我。說。來。無。論。他。當。時。確。有。這。些。人。呢。便。算。完。全。是。吳。敬。梓。所。造。但。他。既。寫。得。這。樣。活。龍。活。現。我。們。也。何。妨。就。當。他。是。真。的。呢。再。進。一。層。說。真。的。便。怎。樣。假。的。便。怎。樣。既。稱。到。古。人。我。們。總。不。能。瞧。見。的。了。一。樣。的。瞧。不。見。管。他。真。的。假。的。呢。吳。剛。斧。道。你。談。話。總。歡。喜。繞。到。哲。學。上。去。據。我。說。來。論。藝。術。只。論。藝。術。不。必。軼。出。本。身。的。範。圍。譬。如。吳。道。子。的。畫。鬼。咱。們。只。論。他。畫。的。好。不。好。不。必。問。他。像。不。像。要。不。是。試。問。鬼。的。形。狀。誰。曾。見。來。辛。志。成。拊。掌。道。你。這。話。說。的。更。透。關。了。再。者。我。想。像。儒。林。外。史。裏。所。述。的。那。班。人。在。我。們。瞧。來。獸。的。獸。怪。的。怪。究。竟。他。們。自。己。何。嘗。知。自。道。己。的。獸。和。怪。呢。由。此。以。推。現。在。像。咱。們。這。些。人。都。自。以。爲。不。獸。不。怪。的。了。然。而。目。前。偷。也。有。像。吳。敬。梓。這。樣。一。個。人。不。惜。破。費。着。一。支。上。京。水。把。咱。們。的。言。動。舉。止。細。細。的。記。載。下。來。給。那。幾。十。年。幾。百。年。後。的。人。瞧。了。安。知。不。把。咱。們。和。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一。樣。看。待。呢。三。人。聽。了。都。點。頭。稱。是。大。衆。在。船。中。談。談。說。說。

只見那一輪赤日漸漸的移到一個山峰的背後去了。遠遠寺廟裏傳過來的鐘聲鐙鐙的響了。兩下頓時間暮煙四合，暝色蒼然。一陣陣的晚風吹在四人身上，都覺得有些涼意。於是大家商量着要回去。吳剛斧便和辛智華兩個掉轉船頭，把船仍撐回堤邊。大家上了岸，分途回校去了。看官在下這部新儒林外史寫到這裏，便要結束諸君。若再要問後事如何，少不得要待後來分解。

右新儒林外史十二回。自去冬起陸續成之。其中疏漏罣誤之處在所不免。惟未回自覺差強人意。雖意涉情愛於舊史體例微有不合。然作者飛花之眼，亦自忍俊不

禁耳。硯有餘瀋爲填金縷曲一闋以當尾聲。

一部新稗史在先生毫端寫出。從頭至尾破費工夫。還不算饒上毛邊。幾紙想一想。千儂底事。自古書生原可笑。便皮鞋眼鏡俱酸子。談主義說宗旨。江南舊夢重溫起。數翩翩俊遊年少。名場把臂芍藥風流。梔子艷別有如龍豪氣。漫說道狂塵老矣。搔首西風黃葉下。猛銷魂綠了。秦淮水忘不掉這滋味。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出版

新儒林外史(全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南匯顧佛影

發行者 大東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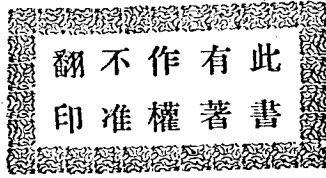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漢口四官殿
廣州雙門底
北京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長沙南陽街

大東書局



此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82
312826

/0000

